

神雕俠侶



3

金庸武俠連環畫

神雕俠侶（三）

——根据同名武侠小说

原著：金 庸

改編：文 西 早

繪畫：緒經 明陽

掃描制作：玉 娇 龙

四川美術出版社

神雕俠侶（三）



五个男子以为女子暗带帮手，哪敢恋战，纷纷逃去。白衣女子回头，见一牧童儿正坐地上放声大哭。他道：“这牛儿发疯，撞烂许多毛，回去主人家要打死我，我回不去啦！”白衣女子掏出银子给他，他也不要。



杨过见白衣女子扬眉的神情与小龙女相似，便想：寻不着小龙女瞧瞧这女子也心满意足。他忽将女子右腿抱住：“你救救我罢，我回不了家，跟着你去罢！”白衣女子见他胡缠起来，挥刀要砍。



杨过横卧地上，双脚乱踢，大叫：“我死啦，我死啦！”那样子要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。白衣女子始终砍他不下，只得叫道：“我不杀你，你起来！”杨过起来后，暗中运气闭血，脸色竟象魂不附体一般。



白衣女子转身寻驴，驴已逃得不知去向，只得徒步而去。杨过牵了牛绳跟在后面，叫道：“姑姑，你带我去。”白衣女子不理睬，展开轻功，一口气奔了数里。杨过在后紧追不放。



白衣女子左足稍跛，行得久后甚感疲累，便心生一计，叫道：“好罢，我带你走，不过我累了，得让我骑牛。”杨过将牛牵近，但见她眼光闪烁，似不怀好意。



白衣女子骑上牛背，往杨过胸口一蹬，得意飞奔而去。杨过大嚷大叫，声音就在后头，白衣女子回头看，只见他两手牢牢拉住牛尾，双足离地，给牯牛拖得腾空飞行，满脸的眼泪、鼻涕、泥沙，情状实是狼狈至极。



天快黑了，见道旁有座废弃的石屋，白衣女子决定在这里住下，待半夜再将杨过砍死。她闭目养神间，忽闻有肉香飘来，起身到门外一看，月光下杨过正坐在火堆旁大啃肉块。杨过笑问：“要吃么？”



白衣女子腹中正饿，接过肉斯斯文文吃起来，问道：“傻蛋，你叫什么？”杨过楞楞地道：“你是神仙不是？怎知道我傻蛋？”白衣女子心中一乐：“你爸爸妈妈呢？”杨过道：“死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你问来干什么？”杨过想：我得激她一激，便道：“我知道，你也叫傻蛋，因此不肯说。”白衣女子跳了起来，将拳头击在他头上，骂道：“谁说不肯说，我姓陆，知不知道？”



白衣女子当下回屋睡了。她，便是陆无双，当年被李莫愁掠去赤霞庄受尽折磨，暗中也习了不少武功，此次趁李、洪师徒赴活死人墓之机，逃出魔窟来寻父母，临走时竟盗走了李莫愁的一本“五毒秘传”。



陆无双睡到半夜，起身欲去杀杨过，忽听得门外有人说话，那声音道：“这小贱人定在这方圆二十里内，咱们赶紧搜寻。”正是李莫愁。因“五毒秘传”载有她五毒神掌和冰魄银针的解药方法，向来怕传出，现在发现失盗后追来了。



陆无双惊骇无比，索性躺着等死。门开了，两道黄影闪了进来。李莫愁见桌上睡着的陆无双，笑道：“见到师父也不拜了么？”陆无双见她淡淡轻笑，自是正在思量毒计，便道：“你与我家累世深仇，什么话也不必说啦！”



李莫愁道：“那本书呢？”陆无双道：“给一个恶道士，一个臭叫化子抢去啦！”李莫愁暗吃一惊，索知丐帮与全真教渊源极深，五毒秘传落入他们手中，那还了得？突然间，一只牯牛两角分别扎上单刀和柴火狂奔进来。



那牯牛在屋內橫冲直闖一阵后，又發足狂奔而去。李莫愁微感驚詫，轉過身來，見那躺在桌上的陸無雙已踪影不見。她和洪凌波在屋前後找了一遍，不見人影，料定是那牯牛作怪，便追出屋去。



待李莫愁师徒追上，杨过早抱着陆无双从牛腹跃入草丛中。陆无双痛得欲要大叫，杨过忙按住她的口，这时脚步声传来，洪凌波道：“怎的一眨眼就不见了？”李莫愁道：“咱们追罢，小贱人定是逃得远了。”



待李莫愁走远，杨过给陆无双接了骨，松了穴位，疼痛顿减轻许多。陆无双道：“我要回江南找父母，你肯不肯送我？”杨过道：“我要寻姑姑，不能去那么远。”陆无双脸色一沉：“好罢，那你快走，让我死在这儿！”



杨过见陆无双目蕴怒色，依稀是小龙女生气模样，不由得难以拒却，当下便将她扶起，拣小路而行。路上，为了躲避李洪二人魔爪，他们改成道人装束，用黑灰涂脸，又在小镇买了两匹劣马，慢慢向东南行去。



走到山脚处，迎面出现两个老丐，其中一人喊道：“你们就是剃光了头，扮出和尚尼姑，也休想逃过我们耳目。”杨过瞧两个老丐背负八只布袋，知系八袋老丐，武功了得。



迟疑间，铃响由远而近，正是李、洪师徒二人。洪凌波大声问道：“叫化儿，小道士，瞧见一个跛脚姑娘过去没有？”二人顺口答：“没有。”李莫愁见杨过二人背影，微微起疑。



杨过想去她疑心，便对陆无双道：“师父，你不必动手，教他丐帮化子们见识我全真门下的手段。”李莫愁心中一凛：小道士是全真教？两个老丐也是一惊，正要问时，只见杨过长剑刺出，从两老丐的双棒空隙穿了过去。



老丐顧不得抵擋，急退數步，楊過閃身到二丐背後，施展輕功回旋急轉，步伐雖是全真派功夫，使的却是玉女心經的身法。兩個丐幫高手跟着轉了數十圈，已累得頭昏眼花。李莫愁對二人道：“喂，背靠背站着就不轉啦！”



杨过听了，怕他们来了这一招自己输掉，便突出一式两招，分刺二丐背心。二丐大惊之下，提气急奔。那知杨过的剑尖如影子一般，始终在两人背后晃动。片刻之间，三人狂奔了两里远，将李莫愁远远抛在后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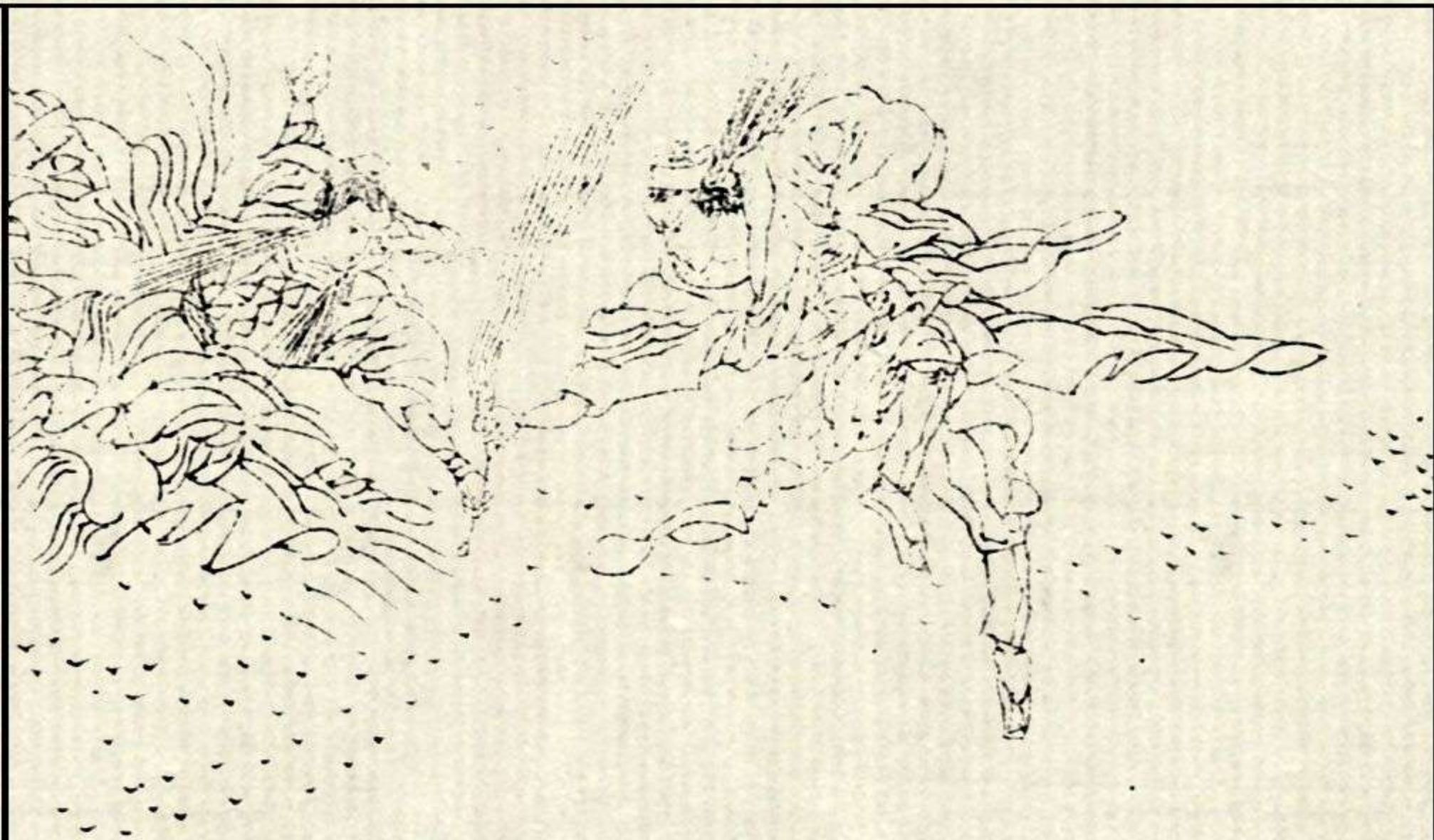
杨过抢在前头将二丐一拦，笑道：“两位千万不可信了旁人挑拨，古墓派的赤练仙子李莫愁明明在此，何不找她去？”两丐听了，一个要去斗杀李莫愁，另一个则说：“不须急在一时，咱们回去从长计议。”



两个老丐走后，杨过回到陆无双处。李莫愁见他武艺了得，想除他日后患，便问：“你是全真七子中哪个的门下？”杨过笑道：“我是王重阳的弟子。”说罢，行了一个礼，翻身上马，就要纵马奔驰。



李莫愁知道王重阳早逝了，这是杨过在耍弄自己，便道：“你跟我捣鬼，我要用这拂尘教训你一下，只要你接得住我三招，我就放你走。”话毕，挥动拂尘，但见杨过身前身后都是拂尘影子，杨过即用头下脚上的功夫封了穴道。



李莫愁见他穴道本已点中，居然能飞腿还击，又出第二招，专打眼睛，咽喉，下腹等。杨过仍用头下脚上功攻击敌人，这一来李莫愁攻打的部位全失了效。突然间，杨过一个翻身，竟飞来将她拂尘夺去。



李莫愁惊讶不已，双掌轻拍，施展赤练神掌。刚要拍出，突然叫了起来：“咦，是你！”原来杨过倒转时脸上泥沙剥落，露出半边真相。杨过却倒转拂尘，将李莫愁的驴子打得脑浆迸裂，丢了拂尘同陆无双急急逃去。



行到黄昏，到一座村庄上，庄外系有百余匹马。二人探进一座大屋，里面坐有一个蒙古官员。杨过上前道：“我们两个想投靠大人，做你的侍从。”说话中甚有威逼之意，那官员不知为什么生了几分惧怕，只得命仆人拿来两套衣服。



次日清晨，杨过和陆无双都装成了貂衣的少年蒙古军官，各乘一顶轿子，随官员东行，第三日一行人到了龙驹寨。此地系交通要地，市肆颇为繁盛。



刚扎下，仆人引进三人。那官员喊声：“爸，二弟，三妹！你们来啦！”原来这蒙古官员叫耶律晋，父亲耶律楚材乃大丞相，因直言得罪皇后，携子女耶律齐、耶律燕来河南避祸。杨过见那大丞相威严中却颇显慈和。



杨过回室，盘起而坐，用起功来，陆无双正要和他说话，突听屋上有细微之声：“有人在窥探！”杨过突然一跃而起，携她到窗口一瞧，果然西边屋顶上伏着一个黝黝的人影。



杨过破门而出追去。那人转身就逃，直奔郊外，到一条小溪边方住。杨过突然闪到她的身边，问：“你是谁？”那人抬头，原是个女子，道：“耶律楚材反我大金国，害我父母，我要报仇。”



杨过询问之下，才知女子叫完颜萍，杨过想起自己的父亲被害，此时也满心酸楚。正在这时，背后一个女子声音说道：“劳驾两位！”杨过回头一看，一个身穿青袍，头垂双鬟，面目极丑的女郎已站在他们面前。



杨过顿生怖心，问：“请教姑娘尊姓？”青衣女郎道：“贱姓不足挂齿，将来杨爷自会知晓。适才李莫愁将你的伙伴擒住，她咬定那部秘本被丐帮拿去，现在被押着追去了，性命一时无妨，折磨自然是少不了的。”



杨过听罢大惊，道：“那么咱们跟去，伺机救人便了。”三人当即施展轻功，齐向东南方急行。天色大明时，杨过才看清她身形苗条，穿着的布质青袍远胜那锦衣绣服，真是婀娜多姿。



青衣女郎从怀中取出一丝巾之物，道：“杨爷，李莫愁识得你，这是张人皮面具，你戴了之后，她就认不得你了。”杨过称谢，接过戴上，那双眼与口鼻四洞处处吻合，相貌斗变得叫人惊骇无比。



杨过突然醒悟，道：“妹子，原来你也戴着人皮面具，揭下面具给我们瞧瞧罢？青衣女子退开两步，笑道：“别瞧，别瞧，我一副怪相可要吓坏你们。”杨过二人见她不肯，只得作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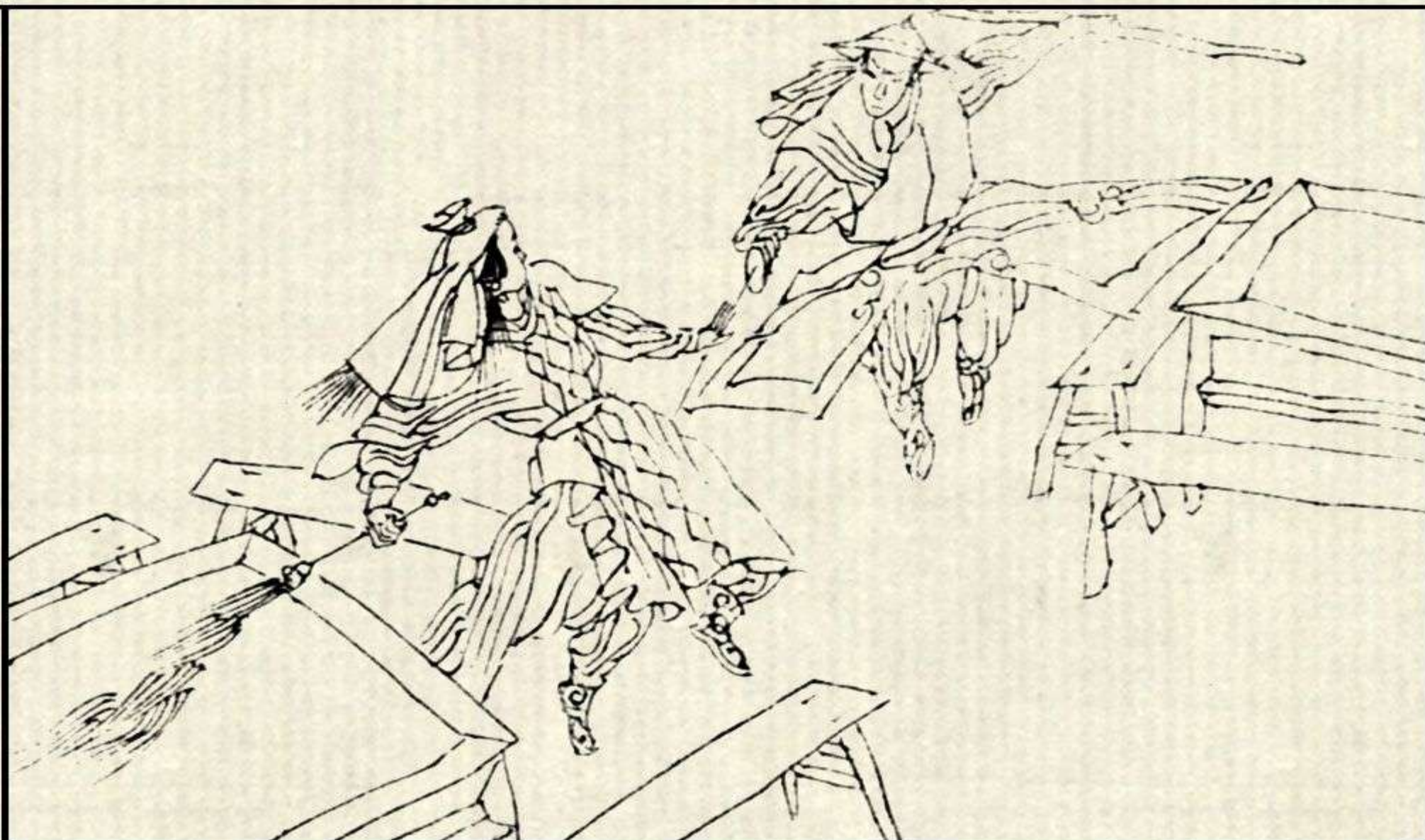
中午，三人來到武關鎮一家酒樓用飯，吃得一半，見上來三個女子，正是李莫愁師徒押着陸無雙。片刻，腳步聲響，又走上兩人，却是耶律齊、耶律燕兄妹，二人結伴出來游山玩水。



那李莫愁因“五毒秘传”落入人手，食不下咽，探头招呼上来两个乞丐，道：“两位请看手背。”两丐往自己手背瞧去，不知她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使了五毒神掌，在手背上留下三条珠砂指印，不禁倏地变了脸色。



李莫愁冷笑道：“两位已中了五掌神毒，贫道自会医治，只要将夺去的书赐还。”一丐问：“什么书？”李莫愁见他似装模作样，砰砰两掌击去，又将另一丐的臂骨折断。这时那耶律齐耶律燕兄妹再也忍耐不住，霍地站了起来。



杨过窜去，在洪凌波身旁一掠，摘下她的剑鞘，站庄李莫愁跟前，揭下面具道：“师伯！杨过参见。”李莫愁见他蒙古装一惊，然后淡淡一笑。“你的姘头呢？”杨过大怒，举剑猛刺，怒道：“你是人不是人？”



李莫愁往桌上一跃，杨过跟着跳上，李莫愁举拂尘将剑鞘挡开，笑道：“你这轻功不坏啊！姘头待你真有情有义。”杨过狂怒之下，眼前发黑，从桌下摔了下来。耶律齐已认出杨过。情急之下，将酒杯往李莫愁打去。



那酒杯未到酒先泼至，李莫愁背上两穴被冲得微微一麻，转身将酒杯打落，一看，对方竟是个蒙古少年，功夫不浅，便将拂尘当头击去。耶律齐一招“定阳针”斜刺而出，李莫愁又将拂尘卷住长剑，往杨过脸上刺去。



这时，几个女侠均上前助战，从酒楼打到街心，又打到荒郊。李莫愁全力施展，想在半个时辰时取这批少年英侠的性命。正激战犹酣，猛听得空中几声唳鸣，两头大雕四翅鼓风，往这边扑来了。



双雕倏左倏右，上下翻飞，不断向李莫愁扑啄。赧即，一匹红马载着红衣少女如火炭般扑将而来。后面跟着两个少年男子，杨过见是郭芙，多年不见，已长成春花少女，后面的即是武氏兄弟。他即将人皮面具重新戴上。



李莫愁见敌人个个年纪甚轻，又怕郭靖夫妇就在附近，叫声“凌波，去罢！”便向西北方奔逃了。郭芙叫道：“她怕了咱们，追罢！”率众少侠追去。李莫愁施展轻功，众少年哪跟得上，追到小丘前便停住了。



耶律齐忽然想起：“杨兄呢？”完颜萍道：“早走啦！”奔到小丘上一看，没有半点影子，只见陆无双与那青衣女子并肩而行，走得已远。耶律齐与杨过此次新会，倒似多年结交一般，见他不别而行，不免茫然若失。



原来杨过见李莫愁秽言骂他时，几个少女脸现诧异之色，以为她们瞧他不起，便转身狂奔而去，在荒野中乱走，想与这些人离得越远越好。他摘下面具，饥时摘些野果来吃，又不辨方向，越行越远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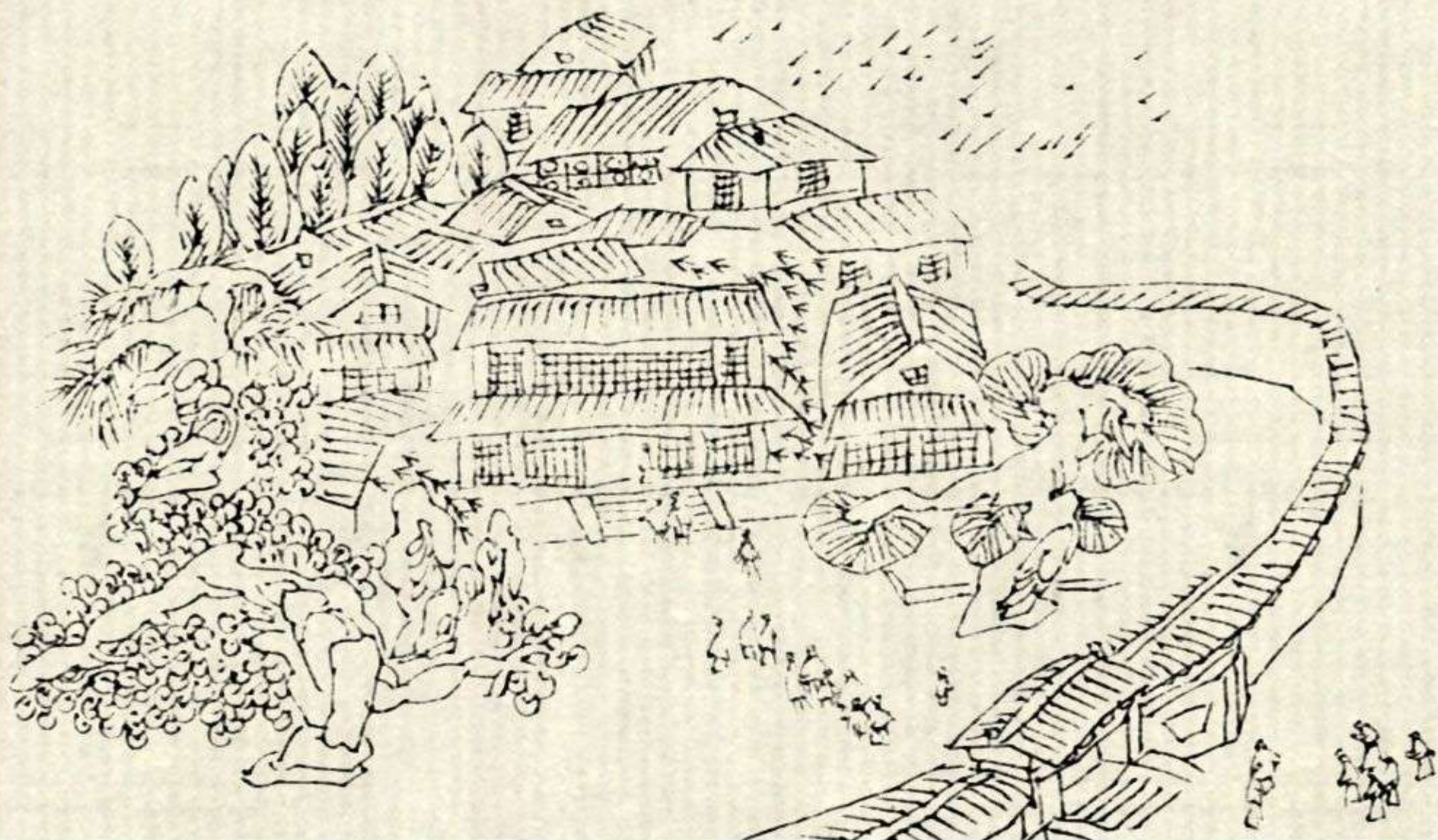
一月过去，杨过形容枯槁、衣衫破烂，行到陕南的一处荒野地。这日，路上不断遇到化子，杨过心下琢磨：难道丐帮大集人众，要和李莫愁决一雌雄？不多时，忽听空中雕鸣啾啾，一个化子道：“黄帮主到啦，今晚又要聚会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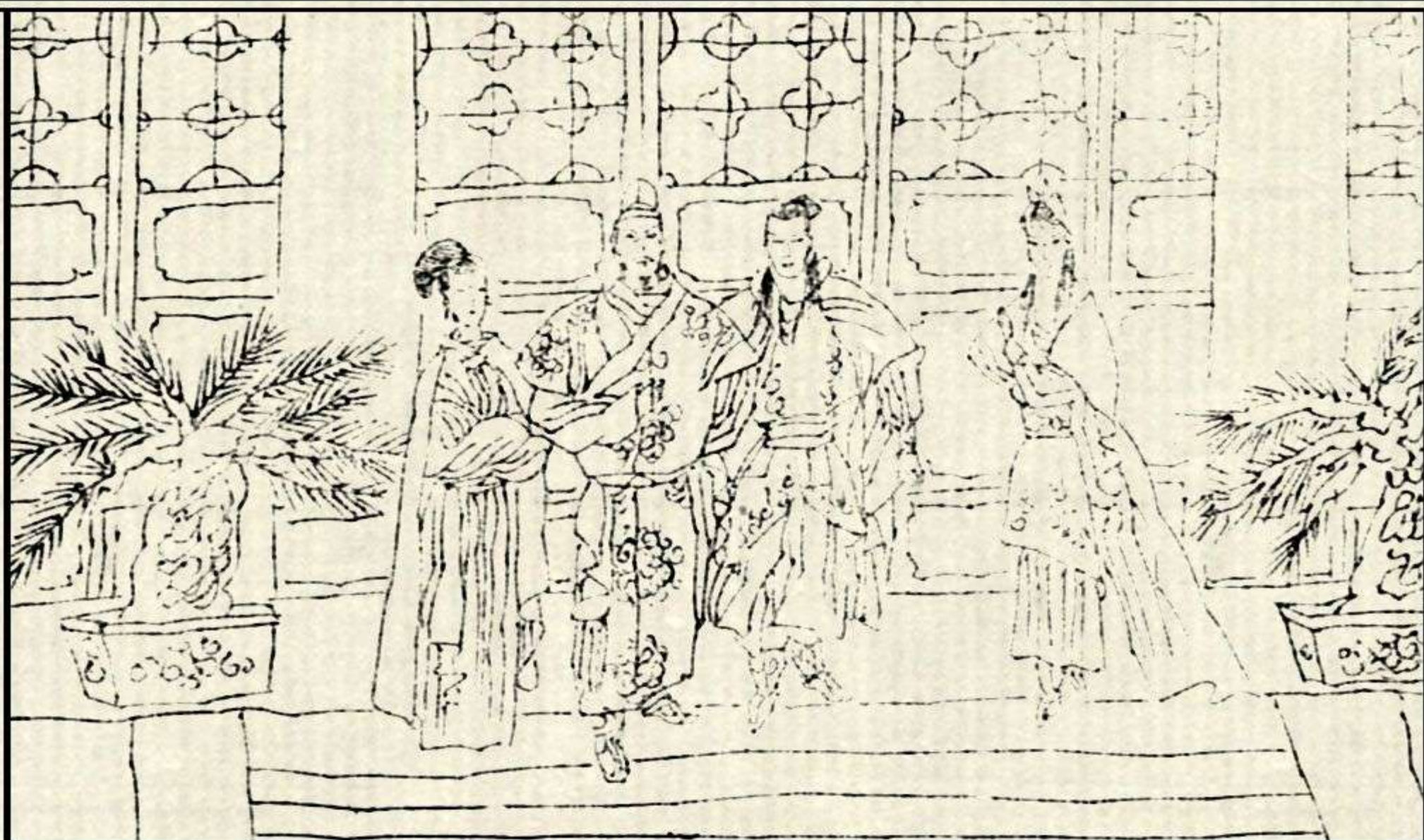
杨过听到黄蓉的名字，微微一惊，心中冷笑道：“从前我在你家被你们轻贱戏弄，此刻我以天下为家，还倚靠你们什么？”便将头发扯得稀乱不堪，在泥地里打了几个滚，装作一副穷途末路的样子前去投靠，看黄蓉如何待他。



杨过混在叫化子队伍中迤迤而行，天色将暮，来到一座破庙前，见武氏兄弟正抓托盘中的肉块，抛去树上喂大雕。杨过上前欲要打躬问安，一个少女穿着淡绿衫子快步走来，正是郭芙。二武忙上前讨好巴结，他们均没认出杨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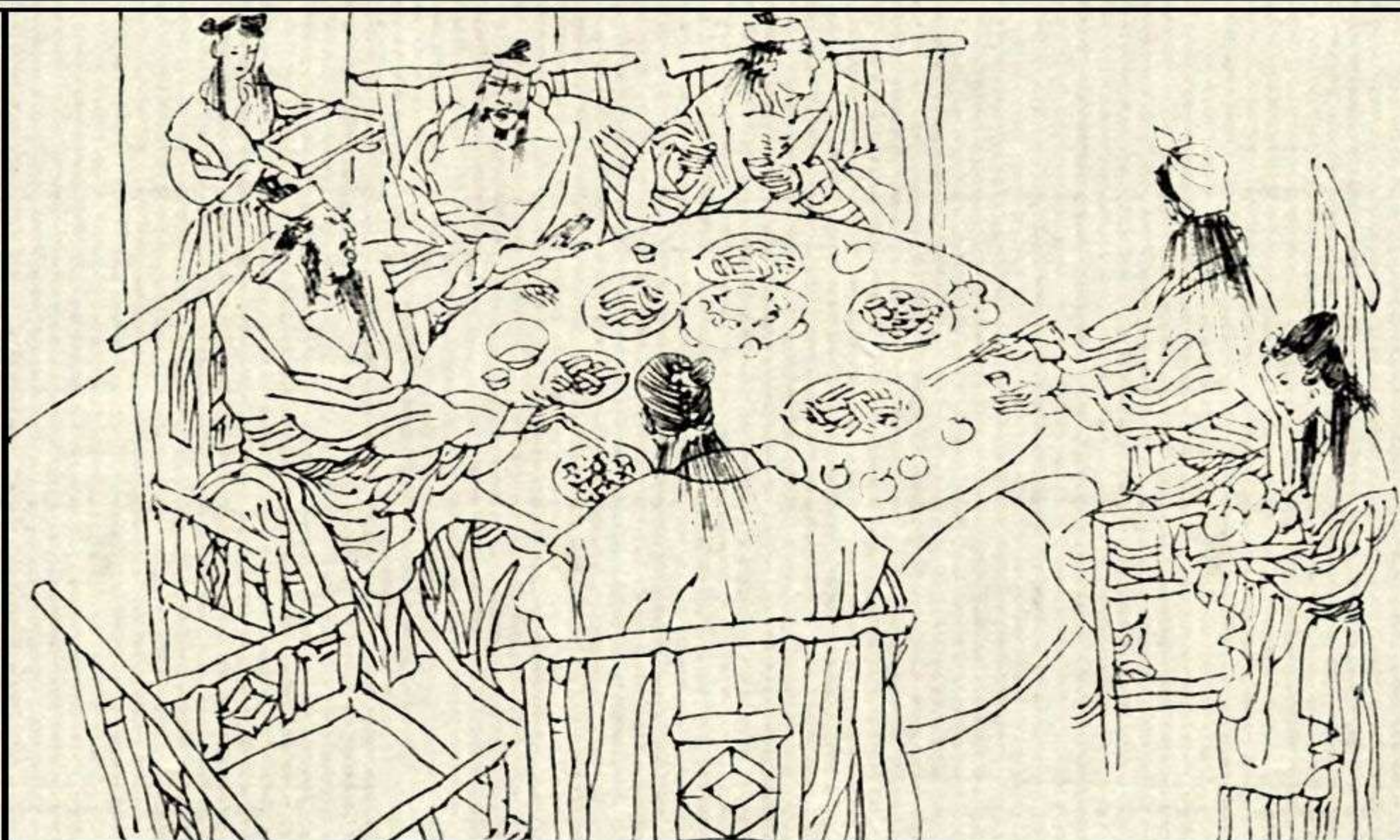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，杨过同丐帮一同上路，往大胜关走去。沿途除了丐帮帮众，另有不少武林人物，或乘马，或步行，都是去赴英雄宴的。傍晚，来到大胜关外七八里一个大庄院，庄子气派甚大，众庄丁来去接客。杨过一打听，庄主名叫陆冠英。



陆冠英夫妇当年曾得丐帮托救，现丐帮广撒英雄帖招募天下英雄，他便将英雄宴设在陆家庄。杨过刚问明情况，就听得砰砰砰三声号铙，鼓乐齐奏，又见众人排开，走出一对四十上下气宇轩昂的夫妇，后面紧跟郭靖夫妻二人。



四人出来接待宾客。杨过躲在一大汉身后观看，客人中先走来四个道人，当先的一位是全真七子之一郝大通，其后是头发灰白的老道姑，不认识，后面两个中年道人是赵志敬和尹志平。杨过一打听，那老道姑是女剑侠孙不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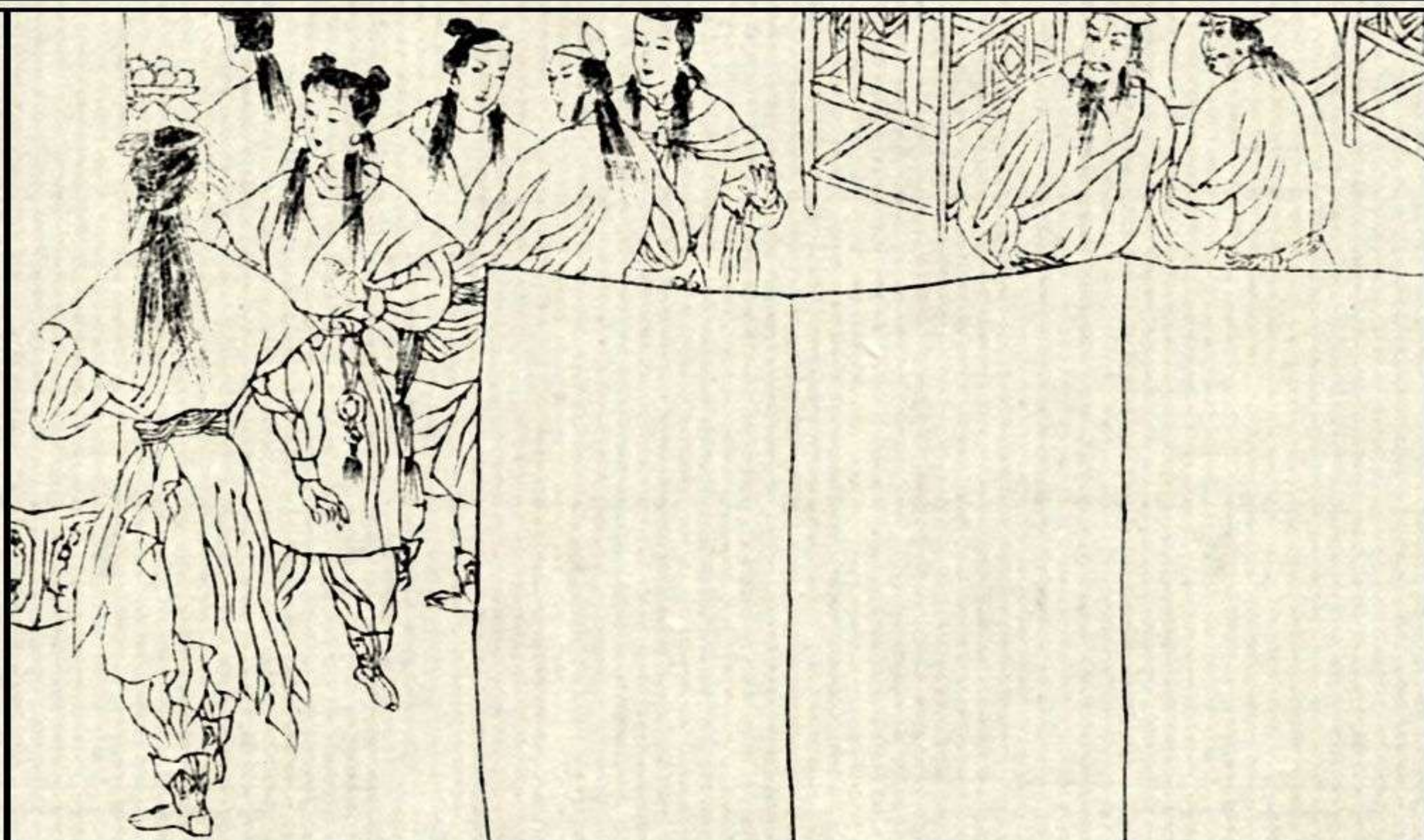
所有请客拜见过后，入大厅开筵。烛光映红，一派热闹气象。尹志平东张西望，突然在人丛中发现杨过，全身一震，只道小龙女也来了。赵志敬顺他眼光瞧去，脸色大变，“小畜牲”、“小杂种”地乱骂起来。



郭靖听到“杨过”两字，转过头来，快步走来抓住杨过的手：“过儿，你也来了？”见杨过破烂情状，心里一酸，又一把搂在怀里，叫道：“蓉儿，你瞧是谁来着？”黄蓉见到杨过，只淡淡地道：“好啦，你也来啦！”



杨过轻轻挣脱郭靖怀抱，道：“我身上脏，莫占污了你老人家衣服。”语中颇含讽刺。郭靖想他没爹没娘，心中微感难过，要他和自己同坐一桌。杨过不从。郭靖不便冷落众多尊客，便轻轻拍拍他的肩，回到主宾席去。



郭靖向武氏兄弟道：“杨家哥哥是你们小时同伴，你们好好招呼他。”郭芙对杨过大感好奇，走来问道：“杨大哥，你赵师父干么骂你？不要你？”杨过道：“我不中用，讨不到师父的欢心。”



郭芙嫣然一笑：“你师父是道爷，难道也有女儿么？”杨过见她那笑就似一朵玫瑰花儿忽然开放，这般的娇艳，心中不觉一动，脸上微微一红。郭芙察觉，知他已开始为自己的美貌倾倒，心中暗自得意。



次日，杨过用过早点，郭芙要他陪着去门外走走，准备问他这些年来在干些什么。二人缓步行到柳树之下，武氏兄弟也从后面跟了上来。郭芙忽然指着西首道：“瞧，我妈向鲁有脚传打狗棒法啦！杨大哥，咱们去瞧瞧罢。”



杨过对棒法早就甚是神往。四人绕到一棵大树上躲着，听见黄蓉向鲁长老解释使棒要领和诀窍。杨过从洪七公处深知三十六路打狗棒法固然奥妙，而诀窍心法尤其神妙无比，否则小小的青竹棒儿怎能成为镇帮之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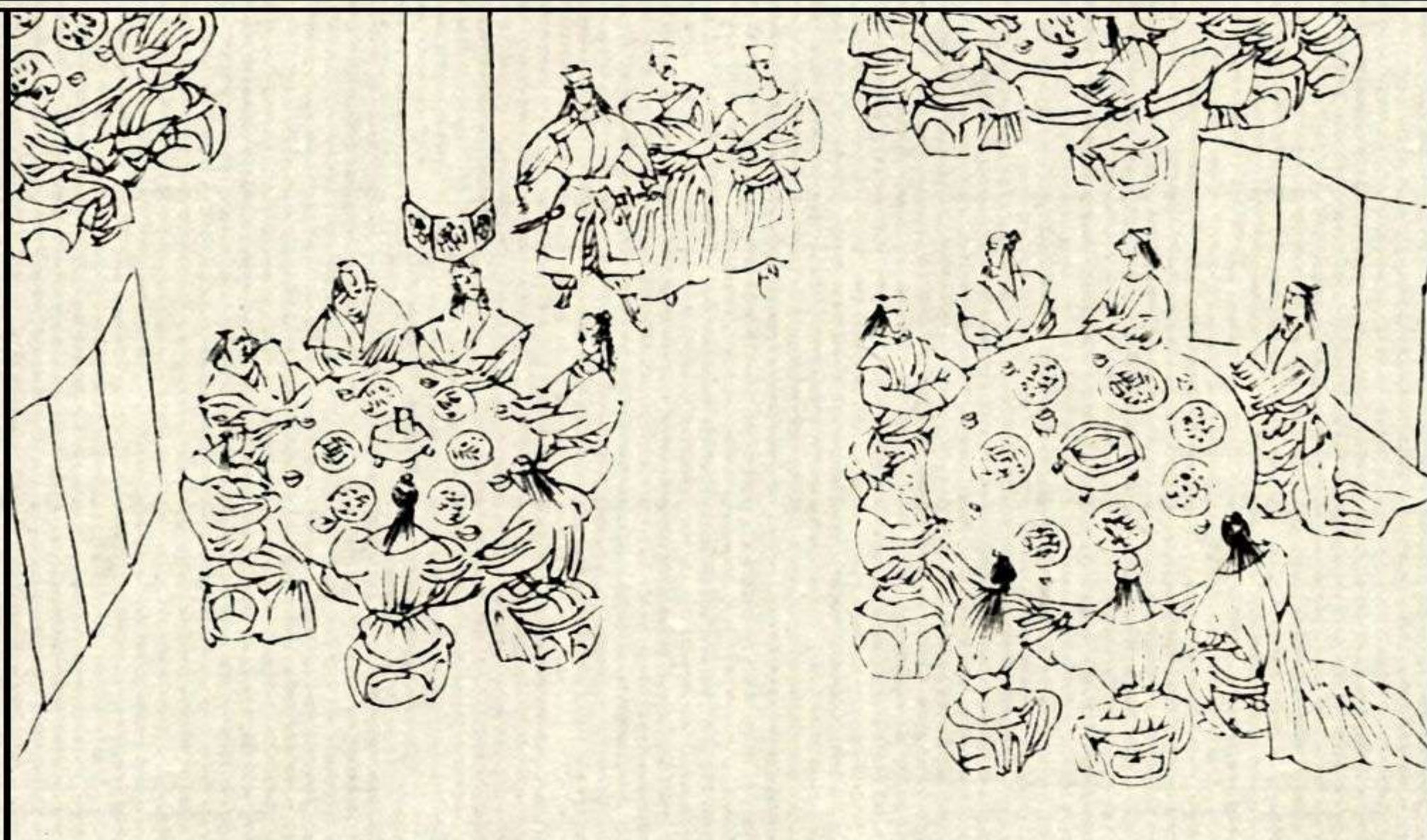
杨过将所见记在心上，默默揣想着。忽见黄蓉倚在石上休息的当儿，齐叫他们从树上滚下来。黄蓉笑道：“我早察觉了，凭你们那点功夫，也想偷学来着？”又对杨过道：“待我身子复了原，我把全身武功都传给你。”



上午，陆家庄又到了无数英雄好汉，新旧帮主交替是丐帮最隆重的庆典，各路群豪均受邀参加观礼。黄蓉按帮规宣布后，将一根打狗棒交给新帮主鲁有脚，众弟子一齐向新帮主唾吐，于是接任之礼告成。



一个老丐跳上大石，高声道：“洪老帮主教训，方今天下大乱，蒙古鞑子南侵，蚕食我大宋天下，凡我帮众，须心存忠义，力御外侮。”众丐轰然而应，齐声高呼：“誓死遵从洪老帮主的教训！”



晚间，各路英豪在大厅聚宴，正畅饮之际，只听得大门外号角之声呜呜吹起，接着闯进许多人来。郭靖认得那贵公子模样的是蒙古霍都王子，还有他的师兄藏僧达尔巴，两人中间站着一位身披红袍的极高藏僧，双目似开似闭。



霍都王子道：“我们师徒未接英雄帖，老着脸皮做了不速之客。群雄盟主洪七公早归位了，就算他好生生坐在这儿怎及我师父金轮法王。”他用手指了指那极高藏僧，“当今武林盟主，除了金轮法王，再无第二人当得。”



群雄听了这翻话，都已明白这伙人想夺得盟主之位，削弱汉人抗蒙的声势，便把头转向足智多谋的黄蓉。黄蓉道：“这个蒙古好汉要推出什么金轮法王，若洪老帮主在此，可以一决雌雄，眼下只得请两处弟子来较量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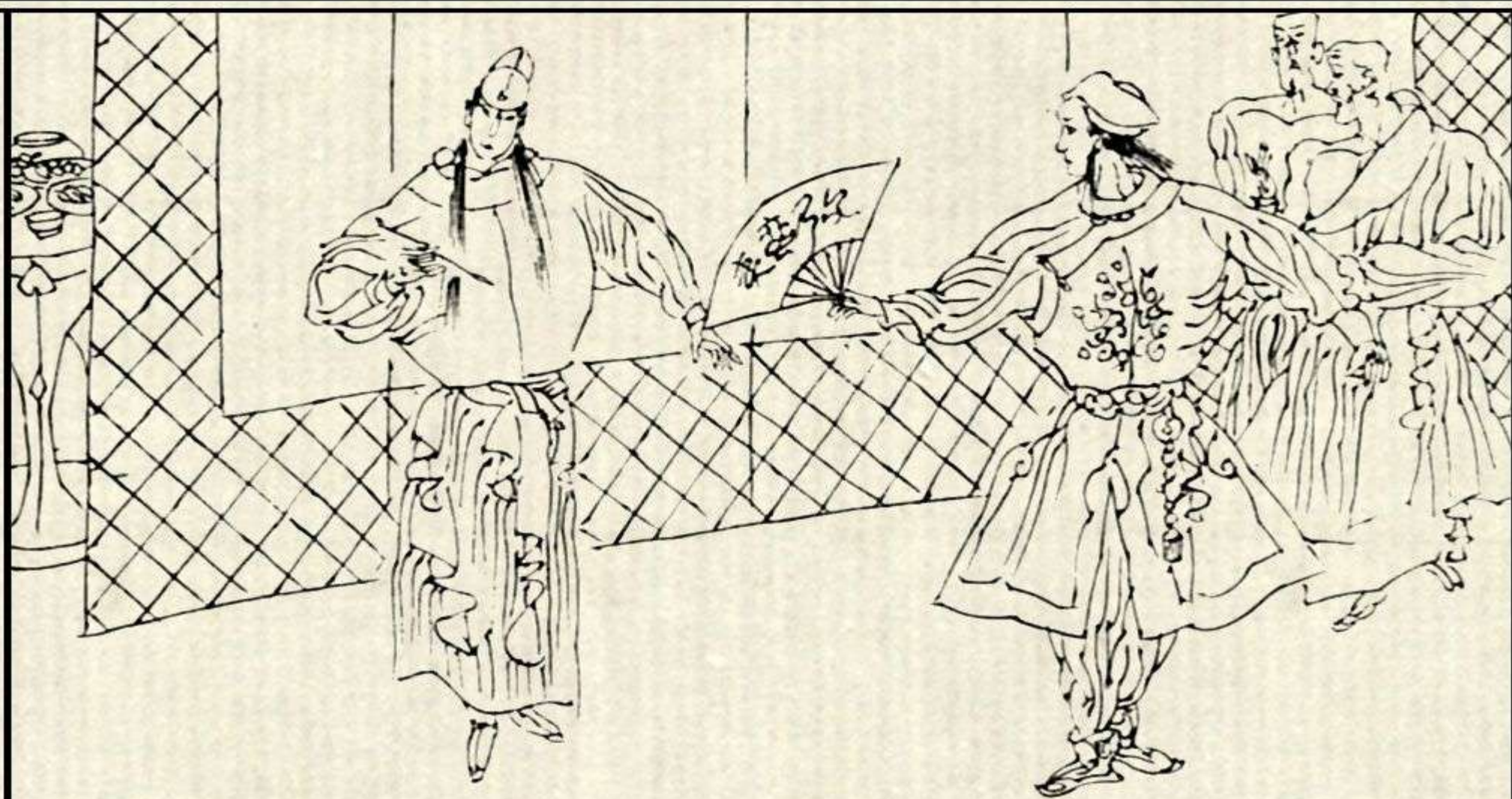
金轮法王便对霍都道：“好，你就下场和洪七公的弟子比划比划。”丐帮这边，郭靖知道妻子的打狗棒法妙绝天下，但她身怀有孕，不能动武，便站出道：“你就来领教我这洪七公弟子的降龙十八掌好了。”



霍都哈哈一笑：“终南山重阳宫中，咱们有一面之缘，当日阁下自称是全真的门人，怎又冒充起洪七公的弟子来啦！”正在这时，只见外面走进一个白衣少女，杨过一见，大喜，扑过去喊道：“姑姑，姑姑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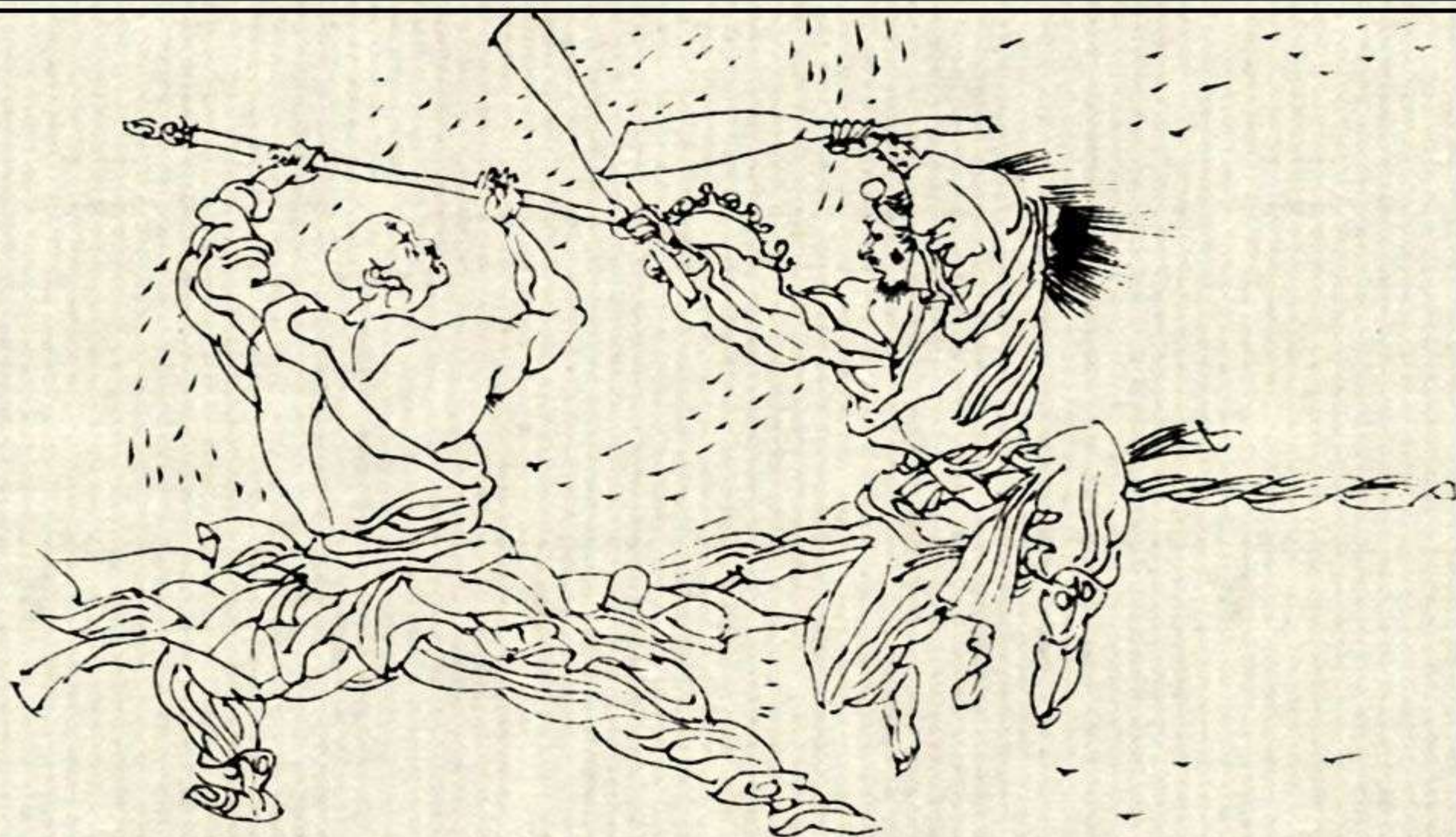
白衣少女正是小龙女，她与杨过别后，在山野间兜了个圈子，重又潜水回古墓居住。每在寒玉床上练功，便心想杨过睡过此床，如今再也忍耐不住，沿途寻找来了。两人相见，手摀着手，坐在一旁石凳上叙话。



那霍都王子要急着比武，见对方走出一人，从袖中取出一支笔，全然是迂儒模样。他将手一拱：“敝人姓朱名子柳，生平爱好读书，武功粗疏得很，要请阁下多多指教。”说罢，在霍都扇子上写下四个字来，霍都却一个也认不得。



朱子柳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真草隶篆四字是‘尔乃蛮夷’”。霍都听罢，杀机陡生，一按扇柄机括，飞出四枚毒钉，尽数钉在朱子柳身上。朱子柳仰天跌倒，郭靖赶紧将他抱起。霍都得胜，洋洋得意叫达尔巴出战第二场。



达尔巴走到厅中，从大红袈裟下取出了一柄金刚魔杵。那朱子柳的师兄点苍渔隐急欲报仇，取过郭靖的两柄铁桨，猛喝一声，朝达尔巴头顶劈去。达尔巴将魔杵一架，桨杵相交，震得各人耳中嗡嗡发响。



这场激斗大力拼大力，魔杵化成一道道黄光，铁桨幻为两条黑气，相交缠绕数十招，两人精神越斗越长。猛然间，那铁桨不及魔杵坚牢，当的断为两截，桨片飞在正在说话的小龙女脚指上。小龙女一声呼痛，跳了起来。



杨过大怒。霍都此时却站出来道：“我们已胜了两场……”话未毕，杨过已从鲁有脚手中取过打狗棒奔至身后，使出招法往他臀上戳去。霍都“啊”的一声，反手一掌，击在方桌上，顿时木屑横飞，方桌塌了半边。



霍都盛怒之下，再行扇戳掌劈，想將楊過擊昏，突然腿上一麻痒，好似被大蚊叮了一口：“不好！小畜生暗器有毒！”伸手去搔痒時，連心中都痒起來了，不由得大叫摔倒。他中的正是古墓派的玉蜂金針。



金轮法王见两个徒弟都输在杨过手里，心中大是恼怒，但脸上不动声色，喝道：“少年，你师父是谁？”杨过向小龙女一指：“就是这一位，快来拜见武林盟主罢！”法王见小龙女妩媚娇怯，绝然不信。



他从怀中取出一个金轮，将上面九个小球随手一抖，响声良久不绝，道：“你这小姑娘也配做武林盟主，只要你接得住我这金轮十招，我就认了。”小龙女不知盟主是什么东西，只道他想试试自己功夫，便起身答应。



法王当下喃喃唸起“降妖伏魔咒”，杨过取出白色手套给小龙女戴上。金轮法王道：“第一招来了，亮兵刃罢！”小龙女摸出白绸，迎风一抖，末端圆球如铃子般响彻四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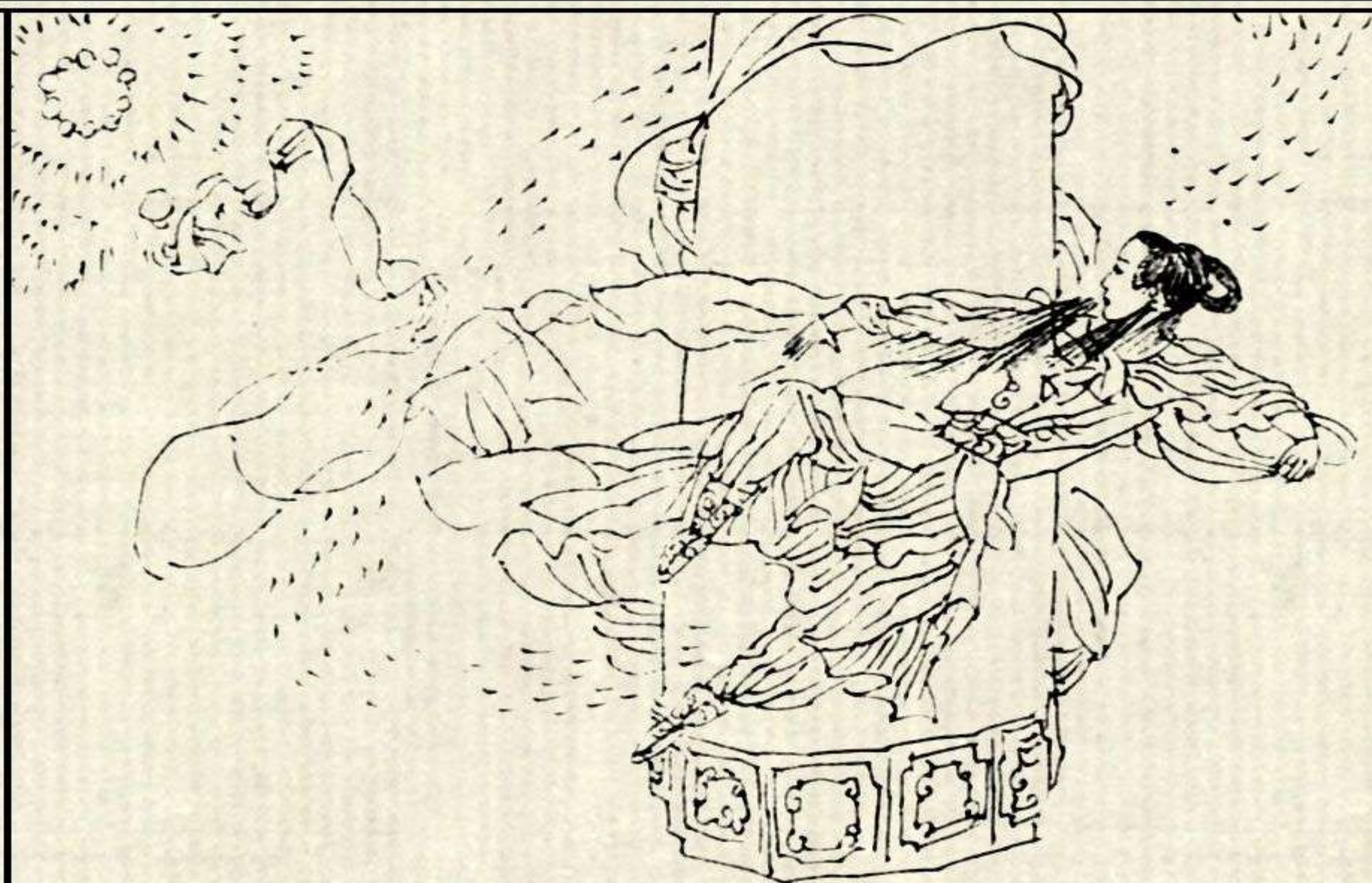
小龙女绸带扬动，抢先进招。法王用暗藏五个方位的手去抓。那知绸带上的小圆球叮的一声反激起来，径打他手背“中渚穴”。法王数翻手掌，小圆球连打他“合谷穴”、“曲泽穴”。几下变招，均只在反掌之间。



法王突然递出金轮，金光闪动，小龙女躲闪不及，危急中抖动手腕，圆球直打法王脑后“风池穴”。法王却低头避过，金轮略缓，与小龙女收回绸中圆球相撞，金轮的攻招便被解开。小龙女经这死生一转，大现惊惧之色。



法王袍袖带风，金轮晃动，又是极厉害的一招劈将过来。小龙女极是害怕，当下展开轻功，在厅上飞来舞去，手中球带飘来，圆球急转，幻成一片白雾，一道黄光，叮叮声响宛如乐曲一般颇具音节。



法王见她一味挪腾，奈何不得，怕这样拖延下去，纵然胜了，也脸上无光，便将金轮猛地脱手。那金轮就象活了一般，势道大得异乎寻常，直追小龙女。小龙女性急之下，跃身挥出绸带，卷住柱子，身子斜飞，溜到了柱子后面。



杨过见法王金轮空飞，抓起达尔巴遗在地上的金杵，便向轮子捣去。当的一声，金杵恰好套入轮中空洞，象耍盘子般转起来。杨过高声叫：“蒙古众武士听着，你们大国师的兵刃已给我缴下，还说什么武林盟主，快滚蛋吧！”



金轮法王气得脸皮发紫，见中原武士人多势众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便道：“黄帮主，郭大侠，今日领教高招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后会有期。”接过郭靖递来的金杵和金轮，头也不回地率众走了。



当下陆家庄重开筵席，再整杯盘，互庆胜利。黄蓉问小龙女：“妹妹，过儿的武功是你教的？”小龙女道：“是的，我教得好不好？”黄蓉又问：“请问尊师高姓大名。”小龙女答：“我不知道，师父就是师父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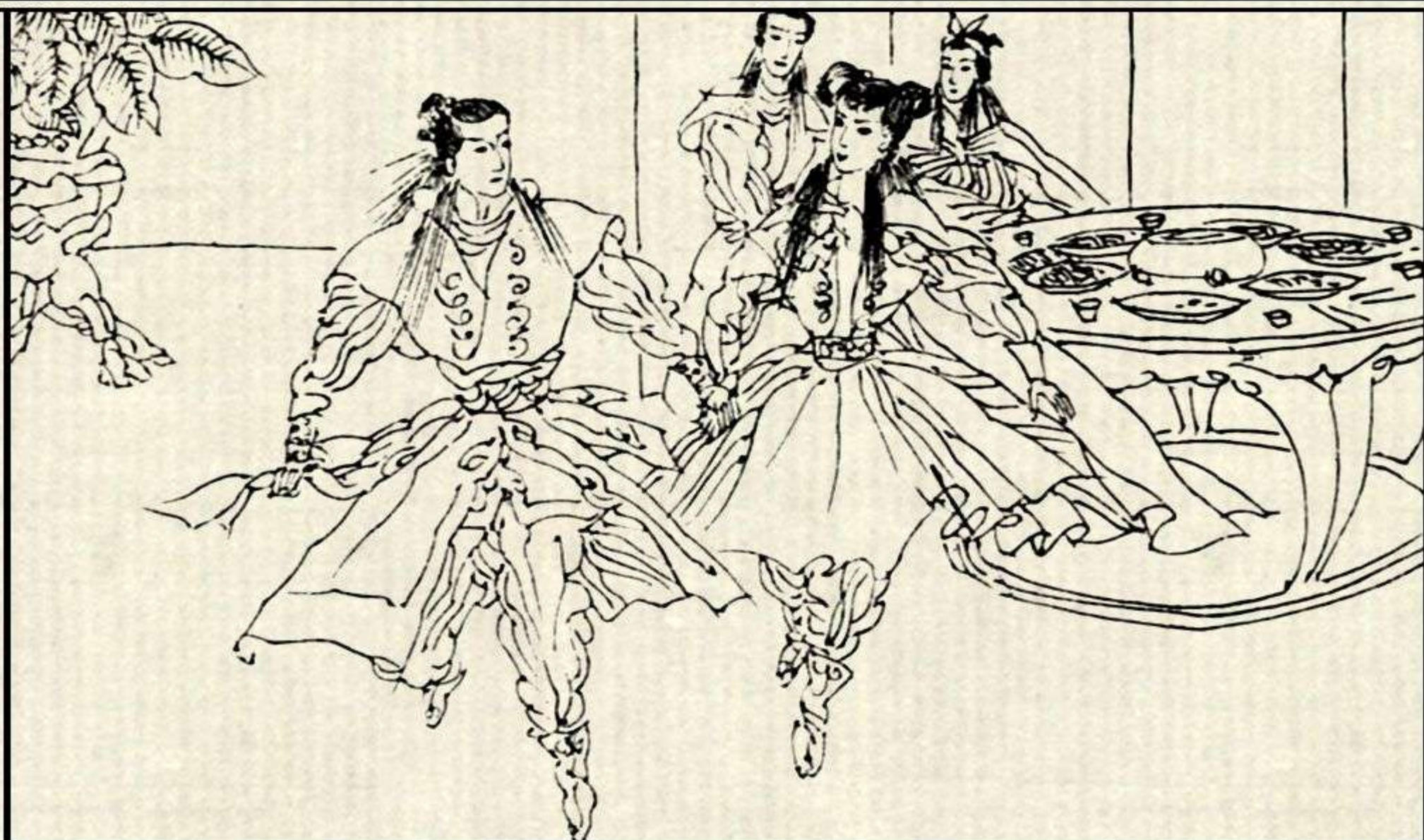
郭靖见杨过今日胜了三个强敌，甚是喜爱，便走来对小龙女道：“龙姑娘，令徒的父亲与在下有八拜之交，在下意欲将小女许配给贤徒，他父母都已过世，此事须得请龙姑娘作主。”郭芙听罢羞得满脸通红。



小龙女脸色微变，还未答话，杨过已站起身，向郭靖夫妇一揖：“郭伯伯、郭伯母养育之恩，小侄粉身难报，但小侄家世微寒，人品低劣，万万配不上你家千金小姐。”郭靖见他脸色慎重，大是诧异。



黃蓉聰穎絕倫，已瞧出二人之間絕非尋常师徒关系，道：“芙兒還小，婚事何必着急。”哪知小龙女搖頭道：“我要做过兒的妻子，他不会娶你女儿的。”几句话说得清脆明亮，全厅的人都听见了。



杨过见小龙女真情流露，很是感动，但见了众人神色，知道小龙女太无知，不该在此处说这番话。当下牵着小龙女的手，柔声道：“姑姑，咱们去罢！”两人并肩而走，郭靖与黄蓉不知如何应付了，愕然相顾。



突然间，红烛晃动，座中跃出一人，正是全真道士赵志敬，他大声道：“杨过慢行！尹师兄，你说说，那天晚上咱们在终南山古墓旁亲眼目睹这两人赤身露体，干什么来着？”众人听了，料想其间必大有蹊跷。



小龙女听罢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伸手向他胸口按去，“你还是别胡说好。”这一掌玉女心经按得无影无踪，赵志敬双目直瞪，砰的一声重伤倒地。老道姑孙不二冷笑道：“你古墓派真和我们干上了！”



孙不二举剑要刺，郭靖跳到两人之间拦住，道：“过儿，你的名字是我取的，你知道这‘过’字的用意么？”杨过答道：“是叫我有过失就要悔改。”“不错，你对尊师不敬，此乃大过，好好想一想罢。”



黄蓉缓步上前柔声道：“过儿，郭伯伯全是为了你好。”杨过见她温和，眼圈一红，道：“我不明白，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”黄蓉脸一沉：“既要我直言，我也不绕弯儿，龙姑娘既是你的师父，便不能有男女私情！”



杨过不服气，怒往上涌，大声说：“姑姑教我武功，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，你们斩我一千刀、一万刀，我还是要她做妻子！”语惊四座，当时的人拘泥礼节，哪听得这肆无忌惮的叛逆之论？郭靖气极，抢去将他胸口抓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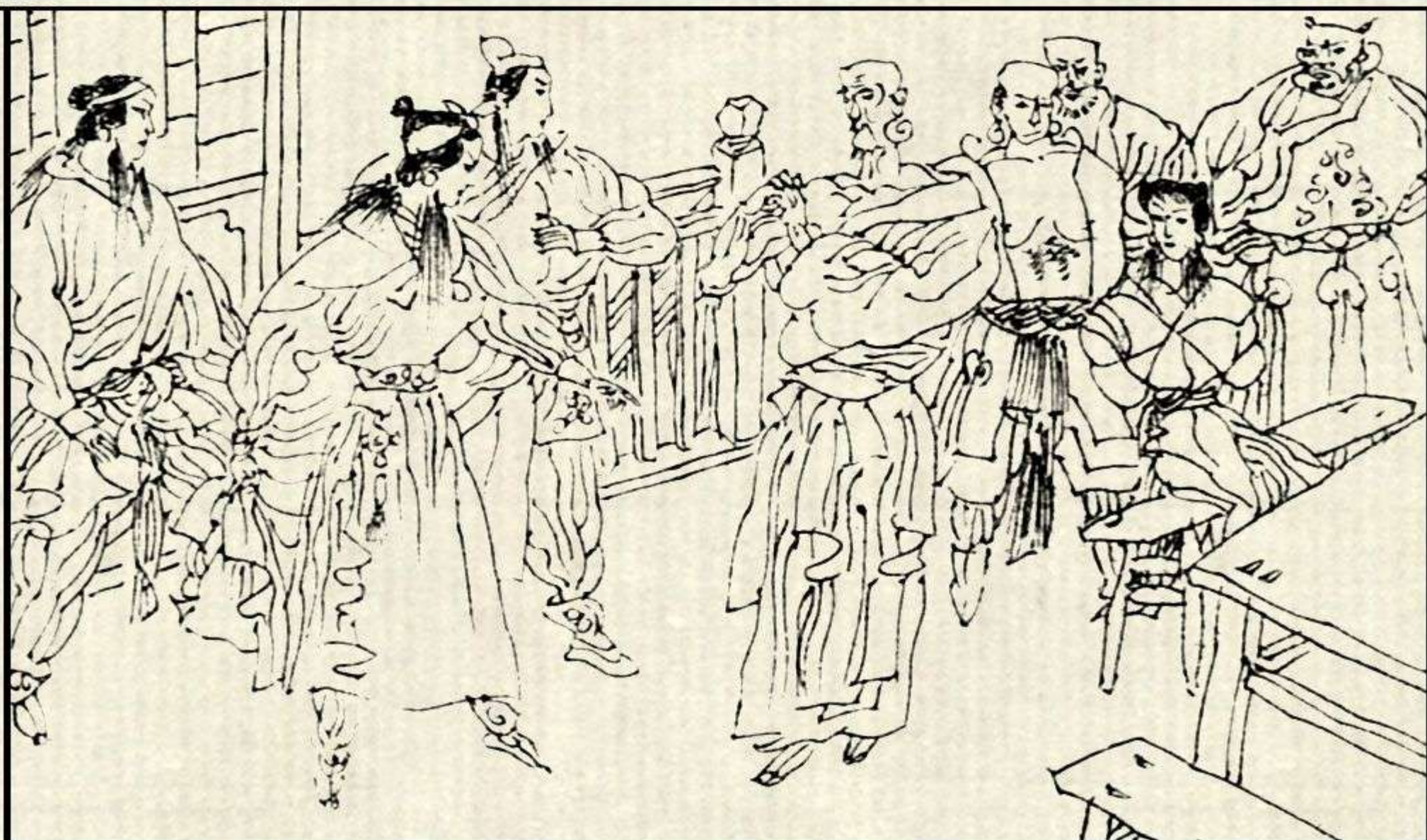
郭靖高举左掌，喝道：“我宁可你死了，也不愿你做坏事！”
杨过倔强无比，朗声道：“我没错，我没做坏事，你不信就打死我
好啦。”郭靖瞧他咬紧嘴唇，双眉紧蹙，宛似他父亲杨康模样，心
中好一阵酸楚。



郭靖回席入座。小龙女招呼道：“过儿，这些人蛮横得紧，咱们走罢！”杨过大踏步走向厅口，与小龙女携手而出，到庄外牵了马，径自去了。群雄望着他们的背影，有的愤怒，有的惋惜。



二人行了一日，來到一座大鎮的酒樓上用飯，剛坐定，就見黃蓉携同武氏兄弟趕來，愁容滿面問道：“過兒，你見到芙兒沒有？她前日清晨騎小红馬馳騁，不知被誰抓去，小红馬飛奔回庄，悲嘶不已。”楊過搖了搖頭。



正在这时，楼梯声响，金轮法王一行人押着郭芙走上来，大刺刺在一张桌旁坐了。黄蓉叫了声：“芙儿！”郭芙只得眼睁睁望着母亲。法王道：“黄帮主，霍都中玉蜂金针毒性发作，你将解毒药给我，日后再比武定盟主之位如何？”



武修文大声道：“你先把郭姑娘放回，我们便立时送上解药。”黄蓉斜眼看了杨过小龙女一眼，想解药在二人身上，却只见小龙女道声：“过儿，咱们走罢，咱们打不过这老和尚。”牵着杨过就向楼梯口走去。



杨过走下楼梯数步，猛听得争端骤起，不由得动了侠义心肠，转身上楼，拾起武修文掉下的长剑，急向法王后心刺去。法王听到金刃破空之声，竟不回头，翻过手指往剑刃平面一击。



杨过又叫：“姑姑，这和尚可恶，你也来打他！”小龙女双足一蹬，以绝顶轻功从法王身边擦过，拾起武敦儒长剑刺向法王。那法王闪身，从袍子下取出一只精铁轮子，挡开双剑，一边用脚踢翻桌椅，施展手脚。



如此一闹，黄蓉趁机拉过郭芙。杨过大叫：“郭伯母，你们快走罢！”与小龙女各使全真剑法和玉女剑法，剑招愈来愈怪，厉害杀着层出不穷，全轮法王见无法抵挡，终于闪身几下，形影飘飘，大踏步离去。



杨过料难以追上，转过身来，却见达尔巴扶着霍都，脸色惨白。杨过道：“郭伯母，放走他们罢！”又从身上取出一小瓶玉蜂蜜交给达尔巴。达尔巴知是解药，大喜，与霍都咕噜一阵，取出一包药粉，要求给朱子柳服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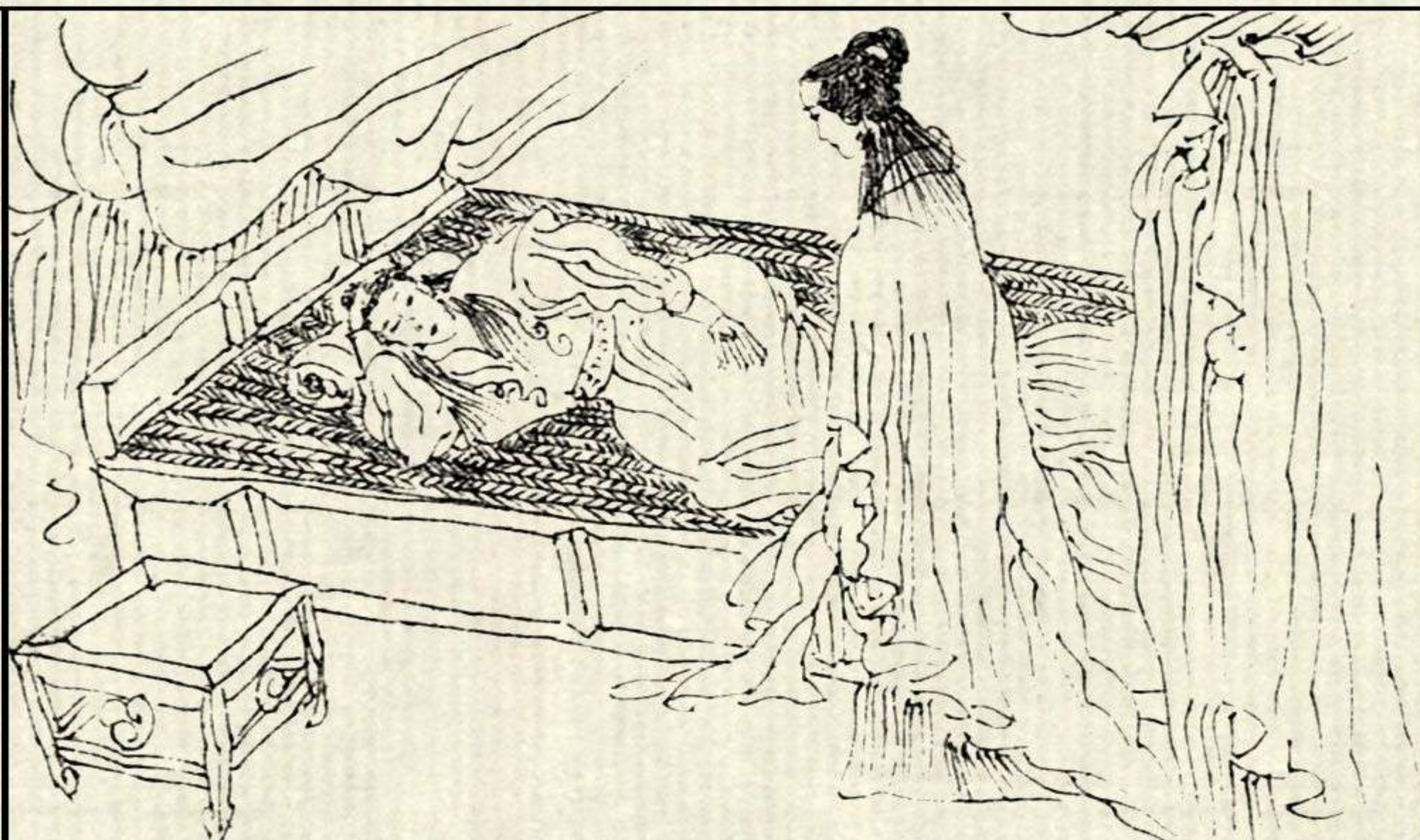
黄蓉见杨过救了郭芙，恩德非浅，当晚找客店安息后，将小龙女拉到身边，问道：“妹妹，你喜欢过儿是不是？”小龙女盈盈一笑。黄蓉又道：“你们要回古墓，只怕他将来终究会气闷，要出墓的。”小龙女心中一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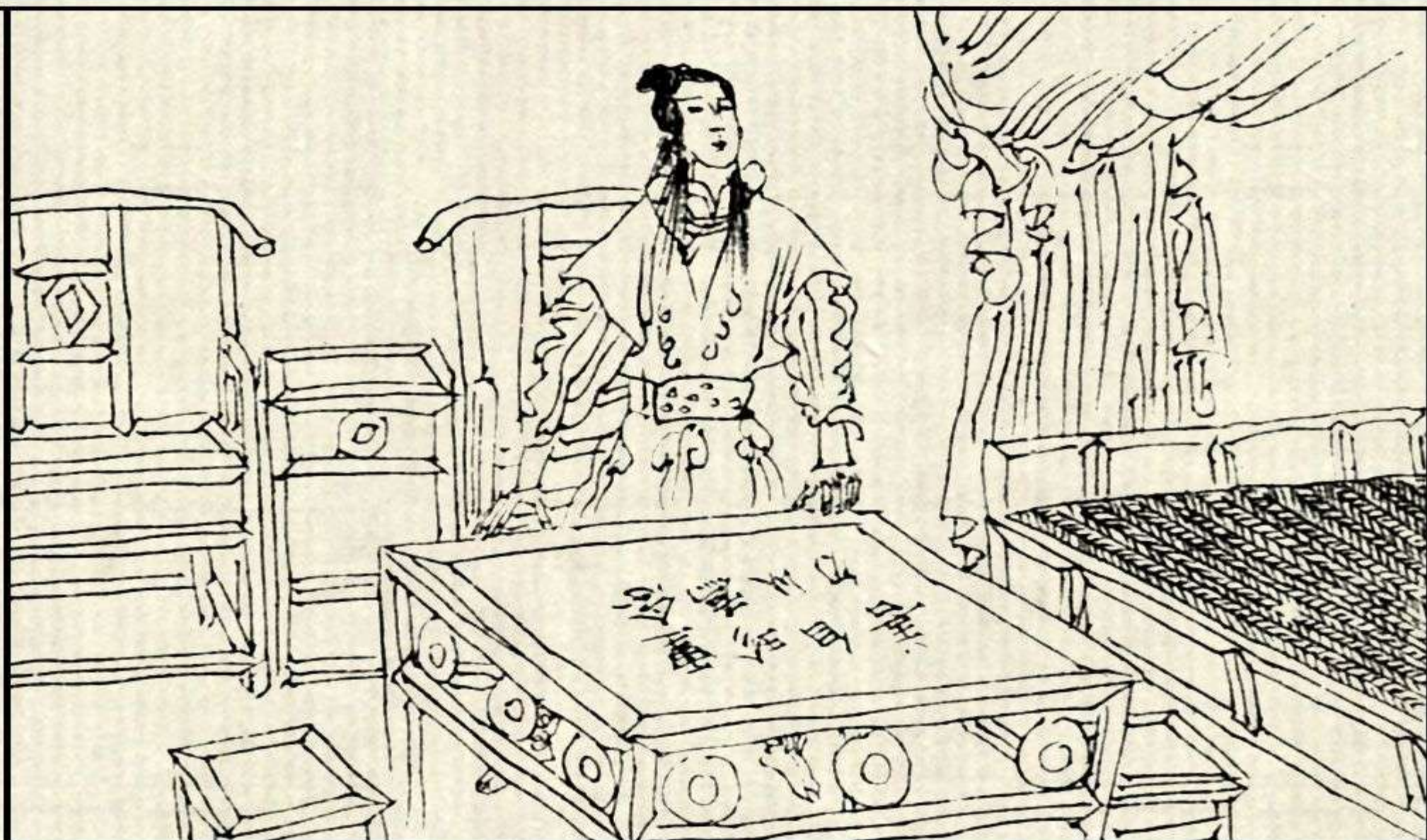
当晚，小龙女与杨过同室，分睡在席床和绳子上。半夜，小龙女叫醒杨过，问：“过儿，你真心回答我，我们在古墓中多住几年，你可会想到外边的花花世界？”杨过一怔，半晌不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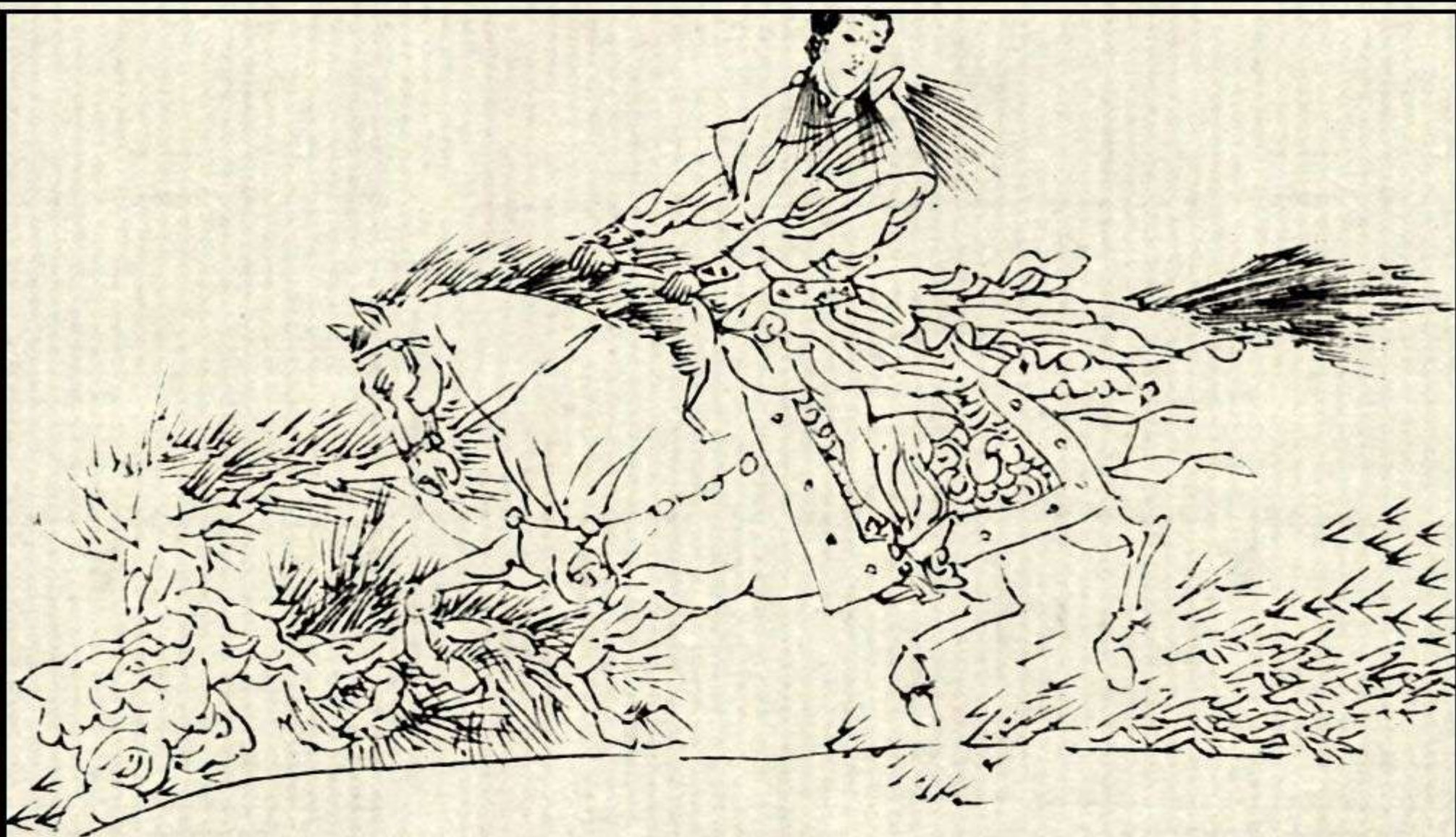
小龙女又问道：“你若是出来，可会烦恼？你虽爱我之心不变，在古墓中久了，可会气闷？”杨过好生难回答，沉吟片刻后，道：“姑姑，要是咱们厌烦了，一同出来便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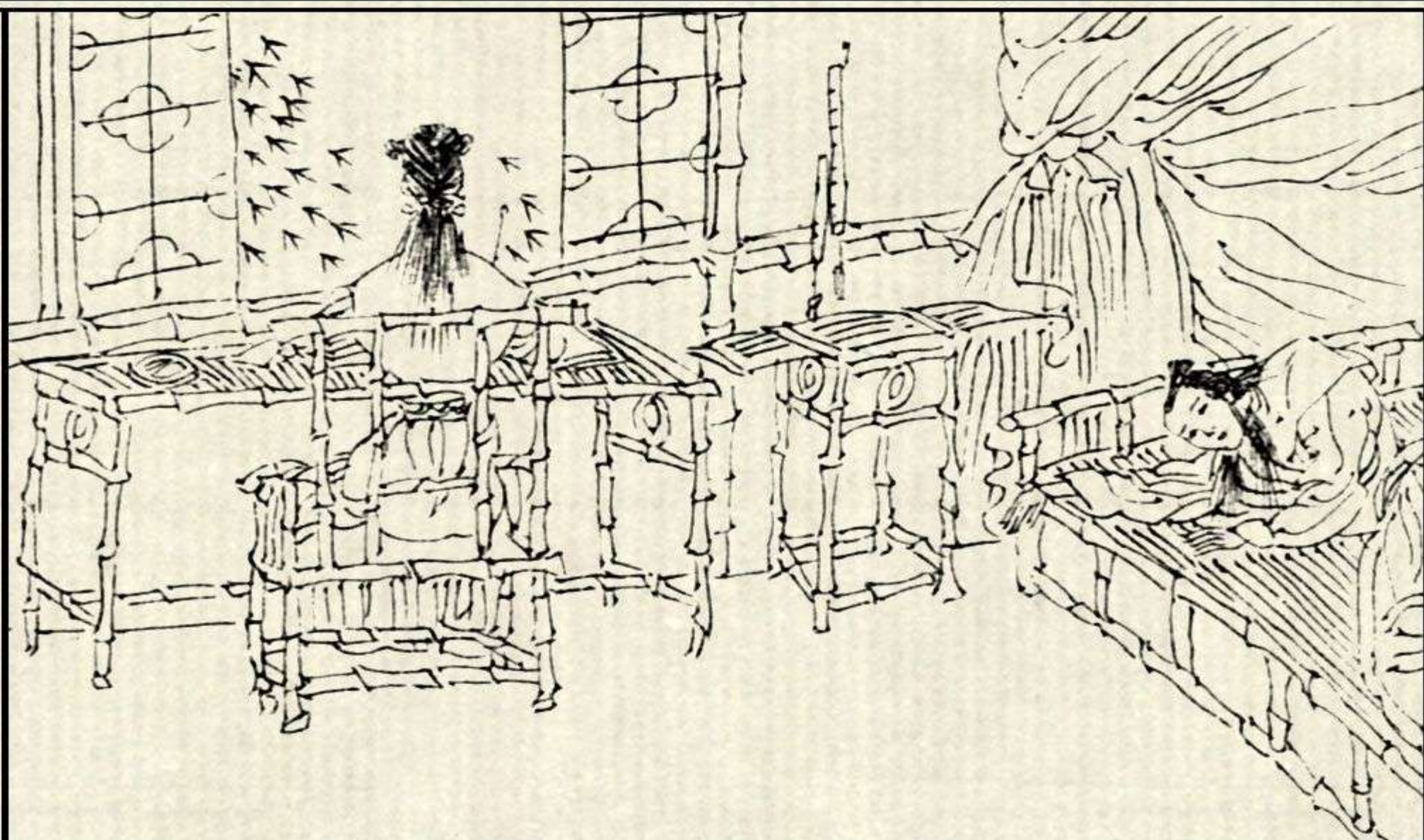
小龙女不再言语，心想：“郭夫人的话倒非骗我，将来他出墓来，人人都瞧他不起，做人有何乐趣？我爱他，可这般反而害得不快活，他还是不娶我的好。”她走下床，瞧着杨过熟睡的脸，柔肠百转，落下了眼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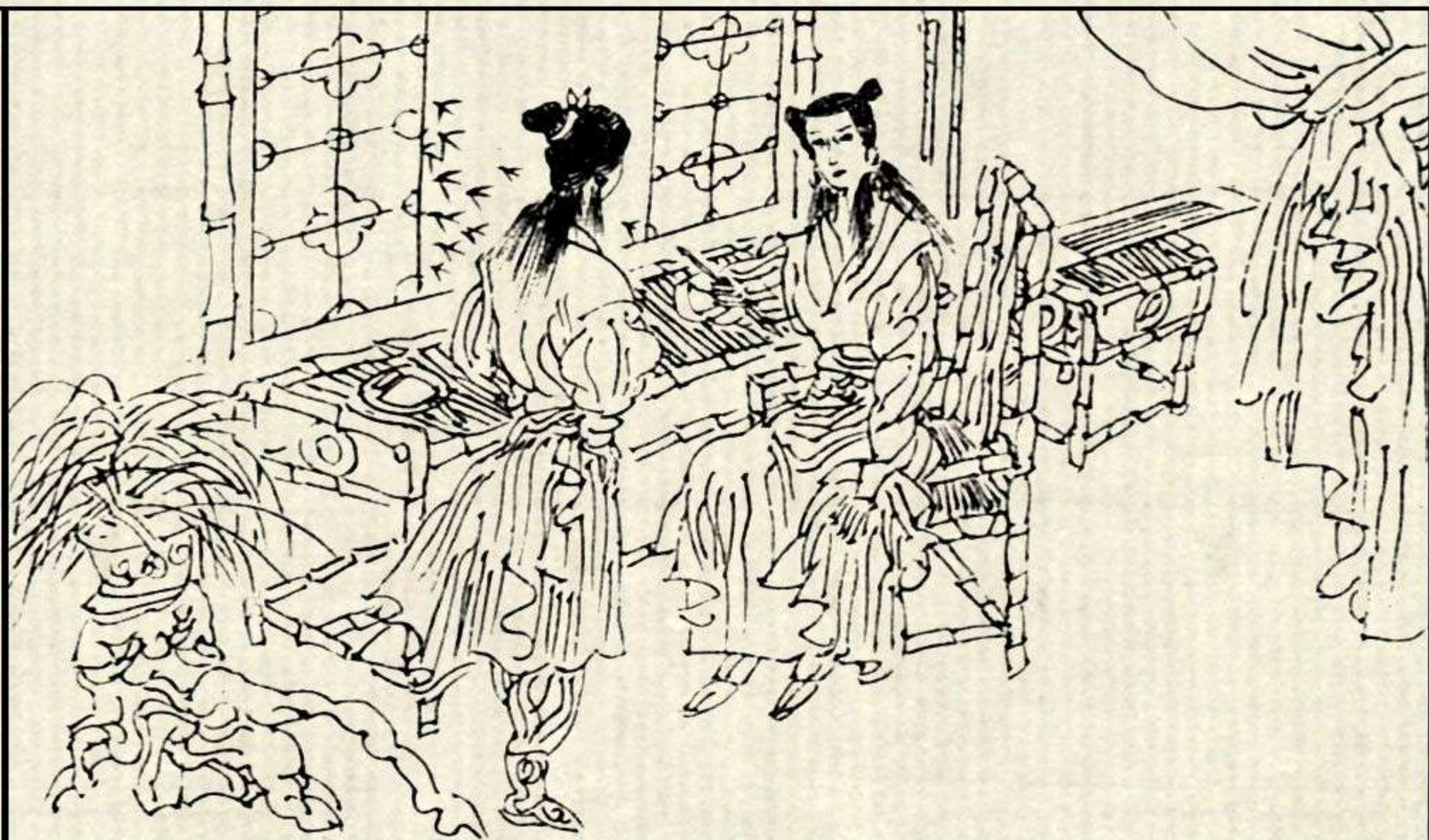
次晨杨过醒来，只觉肩头湿了一片，微觉奇怪，见小龙女不在室中，他坐起身来，就见桌上用金针刻着细细的八个字：“善自珍重，勿以为念。”杨过顿时脑中一团混乱，不知所措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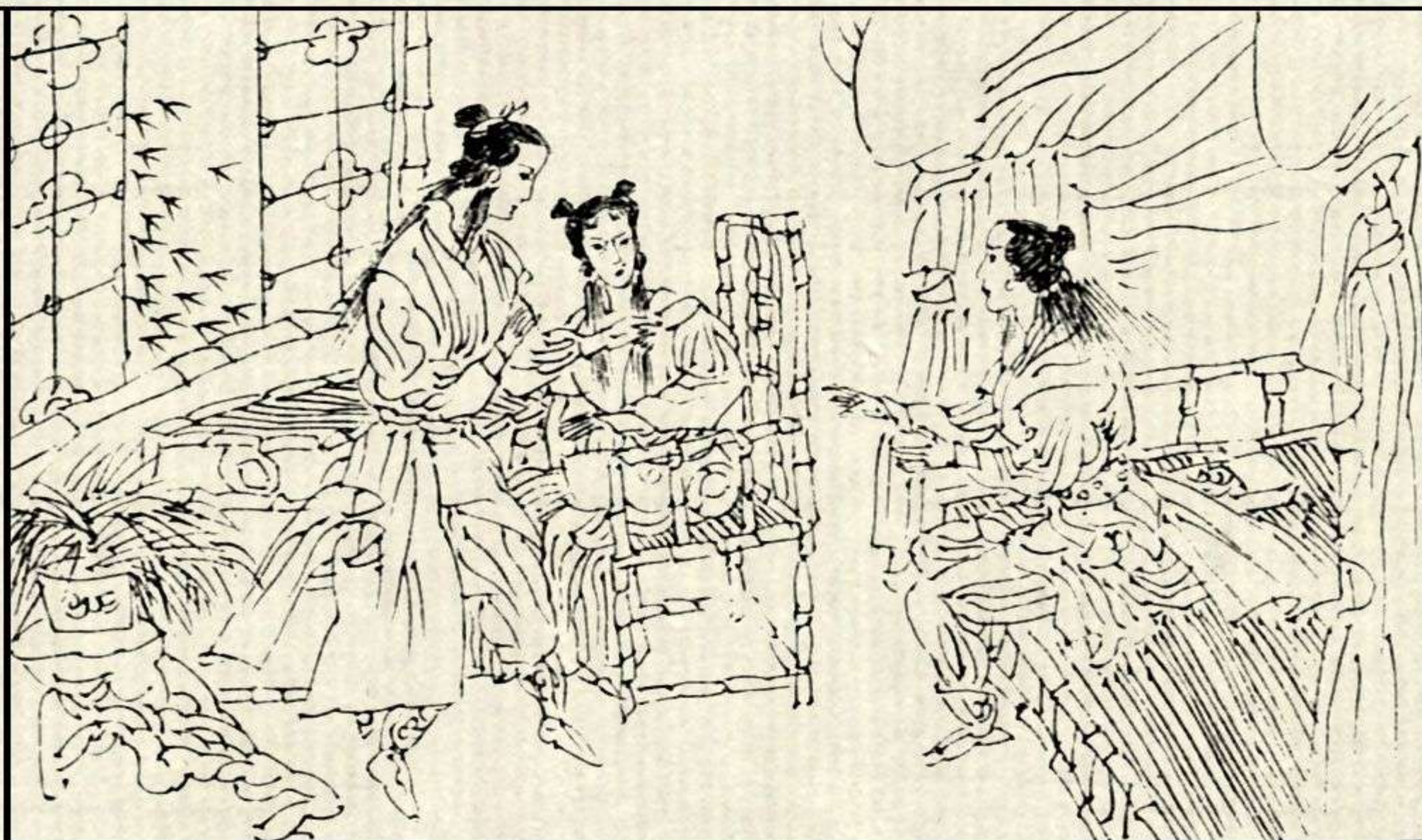
杨过牵了马，向北狂奔，一路大叫：“姑姑！姑姑！”数十里内访不到小龙女半点踪迹。他想：是了，姑姑定是说我不愿在古墓中和她长相厮守，才舍我而去了，姑姑呀……想到此，胸中一急，热血上涌，昏迷过去。



杨过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竹几上放着瑶琴，壁上挂着玉箫，虽是茅屋陋室，却清幽绝俗，窗边一个青衣少女，正在握笔写字，只见她背影苗条。猛然，他想起此女子正是长安道上与自己联手救陆无双的那个姑娘。



杨过看着她的背影问：“姐姐，是你！你……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少女道：“你别问这问那，好好躺着休息罢！”这时脚步声响，一人奔向屋内道：“表姐，那女魔头查到了我的踪迹，正一路寻来，咱们快走！”



青衣少女答：“有人在这里休息。”“谁？”“你的救命恩人。”那人掉头一看，竟对杨过喊道：“傻蛋，你怎么寻到了这里？”杨过见是陆无双，忙问：“这姑娘是你表姐？可还没有请教姓名。”



陆无双将那少女的人皮面具拉脱。杨过顿觉眼前斗然一亮：那少女脸色晶莹，肤光如雪，是个极美的姑娘。陆无双道：“她是我表姐程英，桃花岛黄岛主的关门小弟子。”杨过作揖为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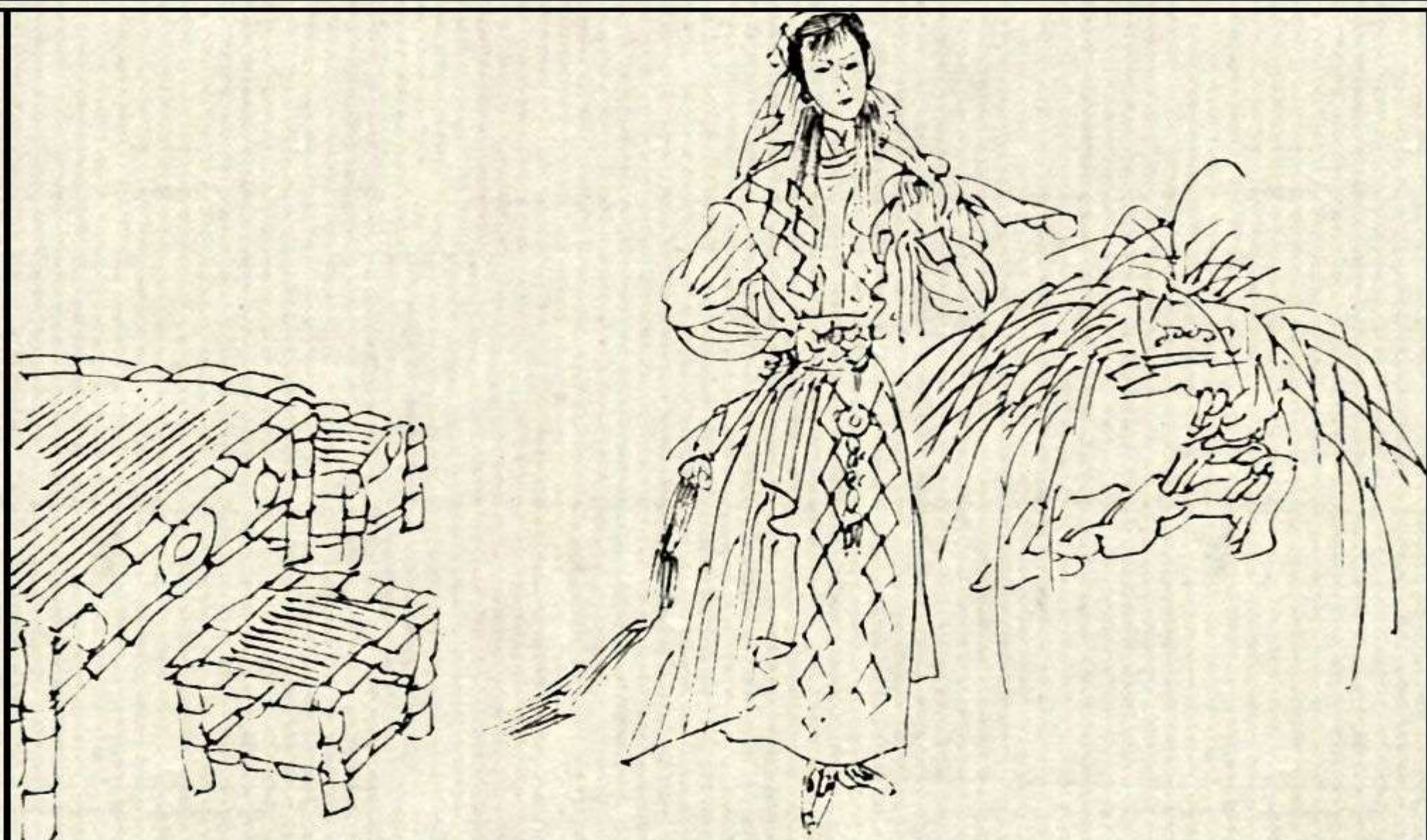
陆无双对杨过道：“那魔头很快就要到了，看来咱们走不脱，这……”她从怀中取出一册抄本一张锦帕，“这就是‘五毒秘传’你好生瞧一瞧，记熟后毁了。这锦帕，她要害你性命，你就给她。”杨过愕然，将它放在枕边。



程英见了，也从怀中取出锦帕给杨过：“若是她冲进来，你就拿这一块给她罢。杨过将两块手帕拼在一起，果是一块锦帕撕开的，知道这中间定有深意。



片刻，门上黄影一动，赤练仙子李莫愁赶来了。她直逼陆无双：“那书呢？丐帮取了不曾？”杨过将“五毒秘传”顺手一扔，道：“黄帮主、鲁帮主要这邪书何用？早就传下令，帮众子弟不得翻动此书一页。”



李莫愁素知丐幫律令严明，相信了杨过的话。杨过又从怀中取出两块锦帕，道：“这帕子你一并取了罢！”李莫愁用拂尘卷了去，怔怔地拿在手中，一时心潮起伏，心神不定。



突然之间，李莫愁将两片锦帕扯成碎片，说道：“往事已矣，未复何会？”往空中抛去，举起拂尘欲将三人震死。门外有人哈哈大笑，接着拍手踏歌而入，唱的是“摇摇摇，摇到外婆桥……”一看，竟是个蓬头女子。



程英见了，大喜道：“师姐，这人要害我，快帮我。”李莫愁听见，转身将拂尘向蓬头女子打去，蓬头女子将手中火叉平胸一刺，直逼她双乳间。李莫愁一个“倒转七星步”，跃出破墙，却已吓出一身冷汗。



李莫愁深知此人武功深不可測，一叉當胸平刺，將她六十三手變化盡數消解，欲趕快走！轉過身來，卻見身後一人悄坐撫琴，他青袍長須，正是當年從她手中救了程英的桃花島主黃藥師。如何將室內的琴取到手？李莫愁卻渾然不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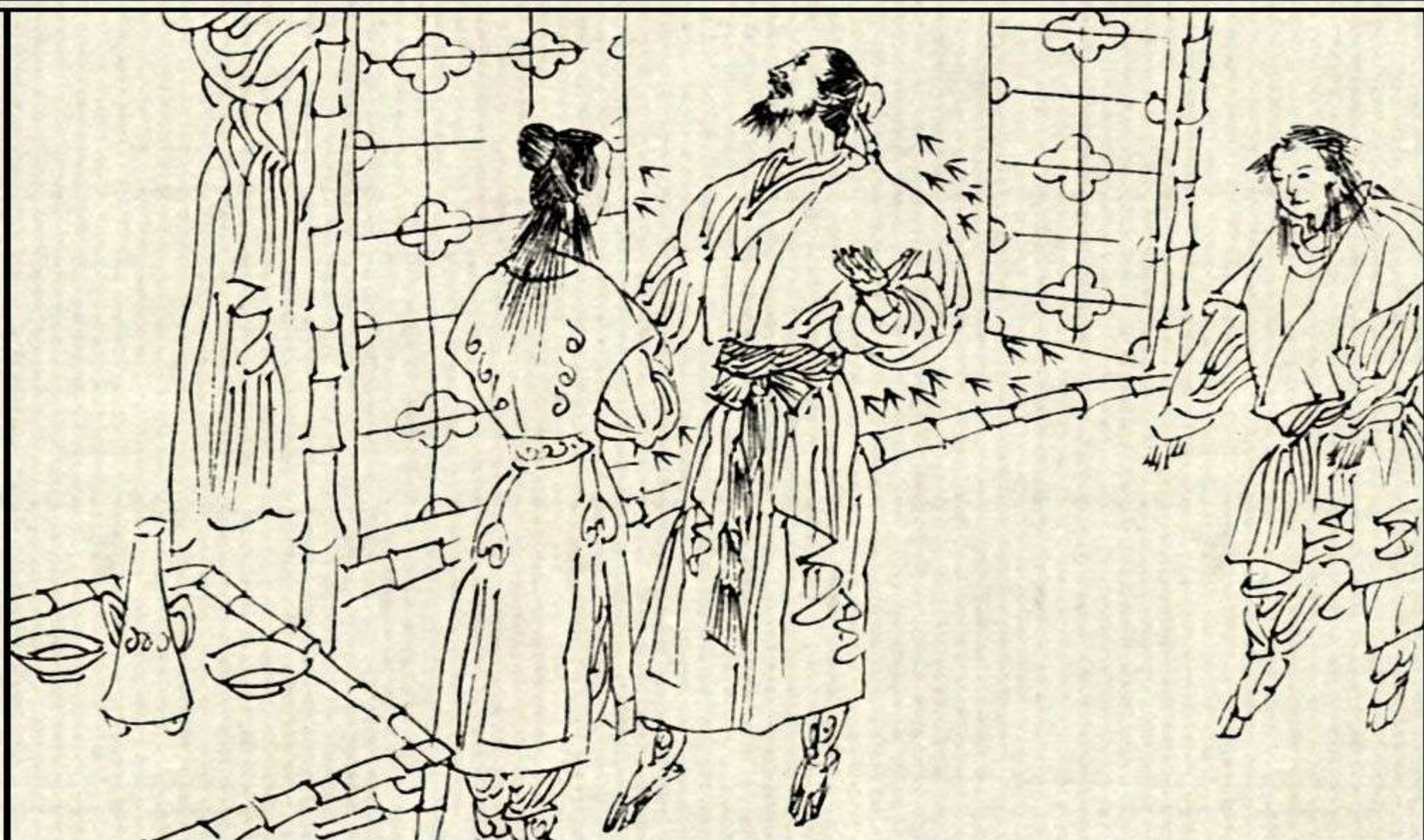
那黄药师琴歌相和，忽而欢乐，忽而愤怒……瞬息数变，引得李莫愁忽喜忽悲，忽怒忽愁。黄药师正是要借它将这作恶多端的女魔除掉。那李莫愁正感心旌摇动，非发狂不可的时候，突听得蓬头女子大叫一声：“鬼……鬼……。”



铮的一声琴弦断了，李莫愁趁机逃掉。黄药师奔到屋内，见傻姑指着杨过道：“杨兄弟，你别害我……你、你不是我害死的……去，去找别人罢。”黄药师笑道：“我徒孙傻里傻气，他识得你父亲，见你与父甚是相象。”



黄药师又对杨过道：“你不顾性命救我女儿黄蓉和我外孙女郭芙，蓉儿都告诉我了。我听说你武功不错，心肠也热，又听说你想娶你师父为妻，是不是？”杨过道：“老前辈，正是这样，我宁可死了，也要娶她。”



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。黄药师怔怔望了他一阵，突然抬起头仰天大笑：“好、好，黄老邪之后又有个杨小邪！”黄药师一生纵横天下，忌恨礼教世俗，行事说话无不离经叛道，如今听了杨过数语，大合心意，如遇知己一般。



黄药师本要带了傻姑南下，如今却与杨过日日樽前共饮，夜夜剪灯夜话，如胶似漆。这日午后，杨过想着傻姑那晚说的话，想探明真相，便叫傻姑去树林游戏一阵，然后问道：“你说那个杨兄弟给人害死，怎么死的！”



傻姑答道：“半夜里，那个庙里，好多好多乌鸦大声叫……姑姑要我说，杨兄弟不许我说，他就打了姑姑一掌，他就大笑起来，哈哈！呵呵！”竭力模仿杨康当年临死模样。杨过听得莫名其妙：“谁是姑姑？”

神雕侠侣（3）

改编：文西早 绘画：绪经 明阳

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安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64印张16印数：1—24,000册1990年1月第一版1990年1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5410-0467-7/J·442

定价：（套装）5.80元